

從軍回部

七

胡
言
書
第
九
卷
中
文
第
一
冊

10413
57

從軍日記

冰瑩女士著

上海光明書局出版

1932



第三版 從軍日記 改正本

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九日發行

每冊實價大洋五角

本書有著作權不准翻印

發行者 光 明 書 局

上海四馬路五百五十號

從軍日記目錄

編印者的話	1—3
冰瑩從軍日記序(林語堂)	1—4
再版的幾句話(冰瑩)	1—3
從軍日記	
一 從軍日記	1
二 一個可喜而又好笑的故事	7
三 從軍日記三節	15
四 奇自嘉魚	25

從 軍 日 記

五 說不盡的話留待下次再寫.....	33
六 從峯口到新堤.....	41
七 寫在後面.....	53
八 給KL.....	77
附錄	
九 出發前給三哥的信.....	103
十 給女同學.....	109
十一 革命化的戀愛.....	123
十二 從軍日記的自我批判.....	139

編印者的話

這一本题作“從軍日記”的美妙的文章，從軍日記的正文其實倒只勉強佔到半數的篇幅；其餘的文字都是付印的前後寫成；這在編者的責任上是應得有點說明的。

原來這幾篇馮國璋中的日記是作者兩年前在武漢從戎革命的時期遺留下來，陸續刊登在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四日至六月二十二日的中央日報副刊裏的。在作者的本意並不會想到集成專冊，

重行問世。經了這幾篇文字的英文譯者林語堂先生及第一次發表牠們的副刊編者孫伏園先生的德惠，才又交到我們的手裏來。林先生既曾拿牠們譯成英文，他之愛好牠們自不待說；他德惠作者重印的理由，也見於他的序詞中。不用說，我們得以重印牠們也是感到無限欣幸的。

革命文學的理論，曾經有時鼓樂喧闐，有時零落落傳到我們耳邊來；革命文學催召的符咒，我們也常時聽到。然而革命文學到底是怎般的風味，却始終叫人感到隔着一層障翳似的，不能體會得分明。文學如果是以情感為神髓的，而革命文學又是革命者情感的宣露，那這一部從軍日記的內涵庶幾當的住革命文學的稱號。誠如林語堂先生所說：‘我們讀這些文章時，只見一位年青的女子，身穿軍裝，足着草鞋，在晨光稀微的沙場上……或是聽見洞庭湖上笑聲與河流相和應，在遠地軍歌及近旁鼾睡的聲中，手不停筆，鋒發瀉流地寫牠的感觸，情景是如此地活靈活現，如此地飛躍

若一顆天真勇往的心靈，逼着讀者的熱血也非隨着牠們翻騰不可。

作者在兩年後的今日，追維往事的心境可就不同了：‘那時也有這般狂風，這般淫雨，但我們不知道是苦，只覺得明天就是暖和的晴日，血紅似的太陽，前面是光明的大道，美麗的花園。’於今我們又隨着她嘻噓感歎：‘正在過着厭倦的生活，正在想遊戲人間，糟踏一生。’

給 K L 的一篇雖然是應了編印者的徵求，臨時添湊的文字；然而作者真摯奔放的情緒，依舊燦然迸流；所不同的是湘鄂界上馳聘沙場的歡暢，改成了上海亭子間裏的淒哀，是至性至情的血肉，是真革命者的悲傷。

從軍日記的時代，如其他過去的時代一樣，是已經過去了；留得從軍日記是紀念牠的時代的陳跡。

編者二月廿四日

冰瑩從軍日記序

林語堂

冰瑩女士的從軍日記，是我慫恿她去刊成單行本的。所以有說幾句話的義務。其實慫恿她發行專書的，不僅我一人；據我所知，還有伏園先生。但是不是我堅持力爭的毅力，冰瑩的書也就不會于此時與讀者相見了。

冰瑩以為她的文章，無出單行本的價值，因為她“那些東西不成文學”。這是冰瑩的信中語。自然，這些“從軍日記”裏頭找不出“起承轉合”的文

章體例，也沒有吮筆濡墨，慘淡經營的痕跡；我們讀這些文章時，只看見一位年青女子，身穿軍裝，足着草鞋，在晨光稀微的沙場上，拿一根自來水筆靠着膝上振筆直書，不暇改竄，戎馬倥傯，束裝待發的情景。或是聽見在洞庭湖上，笑聲與河流相和應，在遠地軍歌及近旁鼾睡的聲中，一位蓬頭垢面的女子軍，手不停筆，鋒發韻流的寫敘她的感觸。這種少不更事，氣概軒昂，抱着一手改造宇宙決心的女子所寫的，自然也值得一讀。冰瑩說她的東西不成文章，伏園先生與我私談時就生怕她專做文章。一位武裝的冰瑩，看來不成閨淑，我們也捏着一把汗守着看她在卸裝歸里後變成一位閨淑。但是這些已屬題外閒話了……

這些文章，雖然寥寥幾篇，也有個歷史。這可以解明我想把牠們集成一書的理由。大概在漢口辦事而當那時中央日報副刊的讀者，都曾賞識過冰瑩這幾封通信，都曾討論過“冰瑩是誰”的問題。說也奇怪，連某主席也要向副刊記者詢問到冰瑩

的真性別。這大概是在革命戰爭時期，“硬衝前”的同志對於這種戰地的寫實文字，特別注意而歡迎。更奇異的，我曾譯其中一篇爲英文，登英文中央日報，過了兩月，居然也有美國某報主筆函請英文中央日報多登這種文字。這真有點像“少女日記”的不翼而飛了。我因此想這也許是冰瑩文章的“氣符”作怪。總而言之，這幾篇文章的確有過這種影響。至于今日太平無事的讀者，讀了會不會引起同樣的興會，那就無從預卜了。

冰瑩現在沉寂下去了。文章既不肯做，又絕無“硬衝前去”的精神。我知道她正在安分守己，謀“讀書救國，”及修練“薄弱的心志”了。許多認得她的朋友都是勸她不要這樣自暴其天才。但是這有什麼法子？閻秀的文章既不便做，“革命文學”又非坐在租界洋樓所能嚮壁虛構，我想革命文學只有兩種意義。一是不要頭顱與一切在朝在野的黑暗，頑固，腐敗，無恥，虛偽，卑鄙反抗的文學，一是實地穿丘八之服，着丘八之鞋，食丘八之糧，手擎炸

彈，向反革命殘墨拋擲，夜聞于豬尿牛糞的空氣中，睡不成寐，爬起來寫述征途的感想。不要頭顱的文學既非妙齡女子所應嘗試，而保守頭顱的“革命文學”也未免無聊。至于實地描寫革命生活的文字，惟有再叫冰瑩去着上武裝去過革命健兒生活，但是我已替她覺得，未免懶得很吧！

再版的幾句話

自從這都不成東西的東西出版以後，接着了不少朋友的批評；無論是獎勵或督責的，我都誠懇的感謝，感謝關心我的好友們！

到底是革命的青年，到現在還是一樣地革命，他們有些來信總說給 K L 的信寫得太頹廢；與我有同一環境——失掉了母愛的人大概都說是寫得還婉轉纏綿。但我不是爲了批評而寫這些東西的，只是赤裸裸地說出我當時所要說出的話，在歡樂

時這樣，在愁苦時也是這樣。我不會空叫些革命的口號，也不會說些不曾經過的肉麻的話來。

自從來到這沙漠似的灰城來，因了窮病交逼，身心俱累，簡直寫不出一個字的什麼東西來，這也許會使希望我努力的朋友們浩嘆？但有什麼辦法呢？……唉！

假如這本從軍日記可以留下一點狂風暴雨的底跡，那末，我想寫出現在的生活來，也許同樣的可說出萬一的沈滯艱苦的掙扎情形。但是，朋友，這些我不能寫了，無論如何，我不能寫了。

朋友，請你們自己認清當前的時代，體驗你們的實際生活，一定的，勝百本從軍日記，我想。

這次再版，加上了一篇出發前給三哥的信，（這是準備出發河南前寫的，後來因為前方報告，那邊的環境不宜繼續工作，政治部的女同志都退了回來，因此我們只好一大批的開往鄂西去。這信曾在長沙商報上發表。）和在校刊革命生活上發表的兩篇東西一同收集在這裏。本來沒有什麼，只是

要保留那時點點滴滴的痕跡，至於革命婦女上的幾篇東西到如今還是找不着，我也永遠不再追尋了。橫豎缺憾的事還多着呵！

很抱歉的，信信爲我作的二十多幅插畫，竟因在病中內心焦灼，把牠們都撕了，這是和不能將林語堂先生的譯文拿來付印，同一對不起讀者的事情。在這裏我謹向信信和讀者諸君深深道歉！

冰瑩一九二九·七，十三夜。暴雨狂風之下。

從軍日記

我真高興，無論跑到甚麼地方，看見的都是爲主義爲民衆戰鬥的革命軍，都是含笑歡迎我們的老百姓。我們的車停了，隨便走到什麼地方總是有許多百姓圍攏來安撫我們：“你們辛苦了，你們真是辛苦很了，你們坐下歇歇，吃吃茶罷。”他們的誠懇，他們的殷勤，真是形容不出，他們見了我們的快樂，是從心坎深處發出來的，我們一定難於想像他們那種眉開眼笑的樣兒，也許有人知道吧。

一點多鐘底時候我們的車停在土地堂了。我們奉師長的命令在宣傳隊裏派二十人去當看護，這些看護是要選從前預備出發河南救護的同志，於是我當選了。聽說昨天我方的戰士本來有許多可以不死的，因為沒有人救護，打傷了的和打死了的通通丟在路旁，任他們怎樣痛哭，怎樣哀號，沒有人理會他們，因此誤死的很多。我們聽了這個消息都難過得很，所以今天派我們去救護，我們是很願意的。除了從前的救護隊外還有二十餘人願意參加，因為祇需要二十人，所以她們都落第了。

在鐵道旁邊的草地上我看見了三個受傷最利害的戰士，其中有位左腿和腹部受傷的同志，滿身血淋淋地，而且除了上身一件小領褂外都是赤裸裸地浸在鮮紅的血液裏。他的呻吟，他的‘哎喲’聲，無論誰聽了，無論是個甚麼鐵石心腸的人看了，也會傷心，也會流淚，更會鼓起自己的勇氣，踏着死者的血跡，繼續傷者未完的工作，努力去與敵

人奮鬥！我這時真要挺身上前綫了！真要赴流血犧牲的戰場去了！然而爲了要救護他們受傷者，我祇得暫時藏起我的熱情，很細心的去作間接殺敵的工作，——因爲救一同志，卽殺一敵人。

土地堂全體的百姓都跑完了，屋子裏都是空洞洞地沒有一點東西。我跑去找一位五歲的小朋友，進門時除了一個守門者外看不見一個人，我問那人道：“這家的主人那裏去了？”

“通通都走了，你家！”

“爲甚麼我們革命軍來了，他還不回來？”

“他那裏知道呢？他跑到離這裏六十多里的鄉村裏去了。”

在這條街上駐着的都是第二軍第六師的軍隊，我們救護隊就住在我的小朋友陳文憲家裏。我們跑到一位姓董的家裏和幾個老百姓講話。他們都是聽說革命軍到了才回來的。我們同他們隨便講話，婦女們很了解我們的軍隊是革命軍，是幫助他們打敵人——軍閥——的革命軍，尤其是兩位，

男家'很明瞭主義，原來他們都是加入了農協的。董海雲的哥哥是農協會的常務委員，他的妻子有位S 賊的土匪想強姦她，她兩手緊抱着她的兒子，那萬惡的土匪就把小孩撕做兩塊，好傷心呵！好殘忍呵！我相信知道這個消息的人一定會切齒痛恨軍閥的橫蠻，同時也會不知不覺地替無辜遭慘死的小孩滴幾點傷心淚，尤其說給做母親的聽了，她一定會特別感到傷心，會特別多滴些傷心淚，同時她也會特別感到'打倒軍閥'的必要。董海雲說他的哥哥時常介紹畫——革命的畫——給他看，所以他對於主義很明瞭。他知道自己的貧窮，不是“天賦之命，”而是軍閥，土豪劣紳，地主買辦資本家的剝削使然，他連祖宗的神位都丟了。他說了一句很令我驚奇的話，因為我想不到他會說出這樣為普通人說不出的話。他說：“我這裏是個祠堂，但現在我們要消滅家族觀念，所以改為十區三分部的會址了。”他又說這次S 軍搗毀了農協的，因為有幾個土豪劣紳在勾結他們，唆使他們行兇。我當時和

王繼宗同志要求他說出那些王八蛋的土豪劣紳的狗名來，他不敢說。後來經我們解釋我們是來做農運工作的，是來懲辦土豪劣紳的，這時他才說出一個名字。後來我們要求到極迫切的時候，他才帶着繼宗到他那又小又黑的房裏去，他告訴了好幾個土豪劣紳的名字，當然在這裏我們不能發表，因為這個與董同志有關係的，而且這時那些軍閥的走狗們已走了，不然，我們把他活捉過來弄死就沒有事了。

董同志的哥哥已逃走了，此刻還沒有回，他說明天一定去找，他有一個要求，對於農協要求發槍，因為有了武器可以‘殺敵救己’。他說這次假若農協有槍，我們一定能戰勝他們，這一點我們當然承認他是有價值有必要的要求。‘工人武裝’，‘農民武裝’，‘學生武裝’，這幾個武裝問題，的確要馬上解決的。

四點鐘了，我的肚子還是悶得像‘甚麼’一般，早晨雖在肚子痛的時候吃了幾口飯，然而此時肚

子好了，飯也想吃了，但是那裏有充飢的食品買呢，連藥店裏的紅棗都沒有了。唉！可憐的老百姓，該死的惡軍閥！

一個可喜而又好笑的故事

伏園先生：

報告你一個很可喜而又好笑的故事。

湖南的農運消息，“貴報”是常常登載的，湖南民衆尤其是農民之激烈，“你家”想必是很知道的。近來他們更有組織更有力量了。他們對於土豪劣紳及地主等很不客氣的只管“活打死”，“槍斃”，“刀殺”，每天常常聽到殺人的叫喊聲，槍炮聲，在我們很小的村落裏就結果了八九條土豪的狗命，

好痛快呀！可憐平日被他們剝削的農民現在對着他們的死屍哈哈大笑起來了。

這裏有一個笑話要告訴你。在掩沙的某一個鄉村裏（原名我忘記了，）有一次捉了一個土豪來，農民協會的主席將土豪的罪狀宣佈給大眾知道了，問他們贊不贊成槍決，如贊成的請即舉手。他們——男婦老幼——都一齊舉手，後來子彈‘彭’的一聲炸了，他們很慌張的問，“那裏來的槍聲？”

“就是槍決剛才宣佈罪狀的土豪呀！”主席回答他們。

“爲什麼要槍決呢？”

“宣佈他的罪狀時，你們沒有聽到嗎？你們知道爲什麼舉手嗎？”

“不知道爲什麼舉手。”

哈哈，伏園先生，你聽了這個小小的故事，鬍子不笑得鬢起來嗎？有人批評那位主席先生太沒有主席的資格了，又說農民太野蠻了。主席要有主

席的資格，這個當然是對的，因為農民的知識缺乏，腦筋簡單，思想幼稚，他們對於甚麼事都沒有深刻的認識與判斷，所以指揮他們的人，領導他們的人一定要訓練他們，組織他們，尤其在臨時發生的問題當中，領導者更要特別注意指揮與宣傳。譬如“舉手不知爲什麼”這一回事，無論如何要那個當主席的人負完全責任的。他爲什麼不等民衆都澈底明瞭了“今天開會是一個什麼事，土豪該不該殺？”以後才下舉手的命令呢？

農民太野蠻，這是必然的現象，因為現在是他們出頭的時候了，對於壓迫他們的敵人正如我們對付軍閥和帝國主義一樣只管拚命地把他們打個落花流水。假使他們不暴動，壓迫他們的土豪劣紳地主等怎樣能打倒呢？土豪等怪物不倒，他們永遠得不到解放，得不到自由。軍閥的基礎沒有掃除，根本他們是不會給我們打倒的。軍閥不倒，帝國主義更難以使他消滅了！所以我們真正想革命成功，祇有希望每個農民都暴動起來打倒軍閥的

基礎土豪劣紳地主等，每個工人都暴動起來打倒壓迫他的店主，資本家，買辦階級等。親愛的工農朋友呵，儘你們的力量去打倒一切壓迫你們的敵人，你們只管猛力的打，猛力的殺，你們的自由和幸福就是在刀槍裏面奪取呀！

伏園先生：誠實而愚蠢的農民——可愛的農民，真太令人發笑了，他們不懂得“妥協”是什麼東西，天天喊打倒“一個妥協”，“兩個妥協”，還有“打倒土豪劣紳，收回半邊豬”（註一）的口號，在湖南的新化縣，鄉人遊街有喊“打倒帝國主任”，“打倒‘雞婆叫’”（註二）的新口號產生，這裏我們把笑的問題莫談，祇看他們的熱烈遊行，民衆的勢力就可見一斑了。

（註一）「半邊豬」即特別區也，意欲收回地主的土地，呼口號為「收回特別區」，鄉人即誤呼為「半邊豬」，不識字之苦倘有表於斯者耶？

（註二）雞婆叫即基督教徒所呼，不識字的鄉人及小孩不知基督教是什麼東西，只聽得前可指揮者的呼聲，

於是我們忙著亂喊起來。

土豪劣紳的財產當然歸公有。地主的產業也有兩種處置方法。一，是抽稅。譬如一畝田，從前是四六分的，地主佔六，耕者佔四；現在則改為耕者佔六，地主佔四了。二，就是政府用錢收買地主土地，實行“平均地權”的法則，所以在湖南的大地主現在通通下台了！可憐那些守財奴，那些敲榨農民血汗的狗豺狼，不知要怎樣的傷心痛哭呀！哈哈！他們哭，我們笑，他們叫，我們跳！哈哈哈哈哈！真是快活呀！

婦女運動在湖南已鬧得天花亂墜了，不革命的藝芳女校，美國洋奴的走狗曾寶蓀辦的，現在已封閉了，最著名的教會學校福湘女校等也倒了，城市的婦女通通剪了髮，不剪的就由婦女協會派人等在路途中用強迫的手段實行“頭髮革命”。鄉村的婦女都有組織，個個都加入了婦協，她們禁止城市中來到鄉間宣傳的女學生穿裙。她們已經覺悟到自己是一個人，應由奴隸的奴隸位置換過來做

入了，她們更認識了數千年來陷她們於地獄裏，苦海中的敵人，她們知道自身的痛苦不是“命裏多磨”，而實是受封建社會與資本主義的壓迫。總之一句話：她們自己起來參加革命了。她們已做“從古以來，未之有也”的婦女革命運動了。樂觀呵，伏園先生，我們革命的前途真正樂觀呵！

上面這些消息，都是我的朋友從長沙帶給我的，現在我再在百忙中轉寄給你，祇可惜我的信太囑脹，不然，你更可以把那些可笑而可喜的消息報告給大眾知道一知道。

我的哥哥來看你沒有？他說前次和二哥來看你一次，後來又一個人看你一次，在這次中你還問：“你的哥哥爲什麼沒有來？”這是他告訴我的，他聽說你不認識他，他說：“老頭兒的眼睛和腦筋真沒有用呵！”

此刻我“肚子裏”雖還有說不盡的話，但時間不允許我了，橫豎出發是“遙遙無期”，那麼下次再講罷。敬頌

黨祺！

肚子寫信寫空了，怎樣辦呢？唉！唉！先生，快買糖來，救救孩子！

頑皮的冰壁 五，九，下午三時四十分于第二教室，

（作者現在在前線作戰，昨天本刊發表的“從軍日記”就是從土地堂寄來的。這封信的接到還在十天以前，那時出發是“遙遙無期”，現在看起來覺得更令人百讀不厭了，所以將它發表出來。還有一封出發時寄我的信，明後天再發表。伏圖附註。）

從軍日記三節

糟糕！真是糟糕！我帶來的毯子，飯盒，水瓶，包袱通通不見了！這些東西除了包袱以外倒不十分要緊。因為水滾掉了，我可以到同學那裏吃點茶，或者花費兩個銅板買一碗也好。掉了飯盒，我可以想法去借碗，但是這個祇能通融於駐紮時，假如開動時到那裏借呢？那就祇有用兩手代替了。毯子掉了，我晚上可以睡在地板上也不需要什麼蓋，祇可惜包袱掉了害得我真滴了幾點不應當滴的

淚。

包袱內的東西都是重要的：襪子，鞋子，衣褲，手巾，其實還遠不大重要，還有更重要的，原來我四天的日記掉了！唉！那些日記是我坐在地上接着膝頭寫的，有許多悲慘的，雄壯的，快樂的，戰爭故事在裏面，然而失掉了！一篇也不能找到了！唉！天呀！有什麼辦法呢？有人要我再補寫，但這怎麼能夠呢？我祇好犧牲罷了，做一個革命的犧牲罷了。唉！

我時時記起我四天來的生活錄，失掉了它比失掉我的朋友還傷心；因為在我這次行軍的生活錄中，永遠找不到我整個的行軍生活了！然而，事已至此，奈之何哉！

咸甯滿街都是我們的青天白日旗幟飄揚，今天我校的宣傳隊慰勞隊通通到了，街上增加了這一大批女兵，更增一番熱鬧。那些前幾天蹤影全無的“女家”們，今天通通出來了，她們都大胆地在店裏作生意，在門口看女兵了。我交了八個小朋友，

他們是革命的“預備隊，”然而以他們現在的勇敢精神來看，確是革命的“少年先鋒”。爲什麼我這樣吹牛皮呢？這是有事實證明的。

有一個十二歲的小女孩張青雲，她的家裏僅有父母及小妹妹四人。她是大腳，剪了髮的女學生，這次 S 的軍隊反動，她被一位惡媽媽控告爲婦女協會幹事，於是她被捕去了，當時母親和小妹妹哭個不了（因爲父親是作農運工作的，那時恰好外出了），她很勇敢她說：“母親！不要哭罷！即使槍斃我，我也要呼幾個口號才死的。”於是那些狗王八蛋的強盜們說：“是的，這才是真正的革命者，不怕死，不流淚，祇流血。”她很勇敢地答應說：“是呀！死有什麼可怕呢！”她很快樂的進縣公署的牢獄去了。同禁閉的有五個，三天之後槍斃了四個，僅她一個人留下了。本來她也有同樣命運——死的命運——的，因爲縣長證明她是個小孩，一點事都不懂的小孩，所以她得以生還這是她親自告訴我的，其實這件事在這街上住的人誰不知道呢？她

的勇敢是何等令人欽佩，她的天真活潑，更令我愛她。她時常約三五成羣的小孩來看我，有時我把武漢各界送來的慰勞品給她們吃，於是她們就和我更親熱了。你們不要笑小孩子好吃，就是我從前第一次到伏園老先生那裏，他僅買一包黑瓜子給我吃，我沒精打彩地回去了，第二次他買了許多糖給我吃，於是我就眉開眼笑，晚上做夢還在吃芝麻糕呢。哈哈！

不好了！我們的醫官罵起我來了！他說我不該專和小朋友講交際，和小朋友的情感不要太濃厚了，因為濃厚一定要妨礙工作的。可憐呵，這道命令一下就等於宣佈我的死刑了！從此我爲了要服從紀律，要努力替受傷的同志們醫手醫腳，於是祇得和她們隔開了，其實每天至少也能會面二次，不過所談的話不多而已！（二十六早六時）

我這兩天來，時常跑到政治部和婦女協會去，醫官責備我說：“我看你的志願是在做政治工作，救護是勉強的。如果這樣，你就報告長官把你調到

政治部去好了。”我心裏雖萬分想去，但是爲了怕別人說我有始無終，怕別人說我要借做政治工作而出風頭，所以我不敢改變我的“職業”，真的我沒有勇氣去改。好了！好運來了！原來張青陶等同志們說我最初與咸甯的婦女接頭，而且婦協的情形我也明瞭很多，所以要調我去組織婦協，這時我真快活了！因爲婦協的會長龔遠潔同志，和我很要好，一見如故。她是個十七八歲的小孩子，可是對於工作很努力。她極誠懇地要求我們幫助她趕快把婦協組織好了，就可進行一切工作。所以如果我來政治部她是極快樂的，雖然我知道救護的工作重要，但是我想政治部總會找負責的人來擔任罷。

天晚了！黑幕垂下來了，主任調我到政治部去的命令還沒有下，可是我們忽得到九點鐘出發的消息了！我很高興，我喜得跳起來了！因爲倒臺的咸甯縣裏我真不願久停，我希望九點鐘趕快來到，可是苦了我幾個小朋友和婦協的兩三位同志。她們跑來跑去，送的送行，說的說話，她們都戀着我，

不願我離開此地。有位十一歲的小孩陳羣英，她硬拉我到她家裏去，原來她母親要送一大包乾魚給我。我接了這包乾魚回來，我沉默着想起我的母親來了！唉！親愛的慈母，那有功夫在這戎馬倉忙之際，想着你戀着你呢？

我今天寫好了一篇敬告成甯婦女의宣言，還做了一個調查婦協的報告。在成寧這個偏僻的地方我想不到也有二千餘人的婦協組織，而且全縣十六都，現在已組織了十四都，只有二都因反動勢力太大不能即刻進行，還是很不幸的事。

成甯的婦女凡是入了婦協的，有四分之三剪去頭髮，只可惜因宣傳的工夫太少，她們不願意參加羣衆運動，尤其不願意遊行呼口號。錢同志告訴我假如是什麼國恥遊行，有少數人呼口號大多數就哈哈大笑。唉！口號的重要她們那裏知道呢？

成甯婦協真太可憐了，自去年臘月成立到今只有三十多元的經費，負責擁有錢君一人，自成立以來沒有出過半個字的刊物，這次房屋又被S軍

搞毀，修理又要一筆大款，罪該萬死的S賊真是民衆的莫大敵人！

命令又下了，今晚不出發，又小又窄又髒又臭的草鋪還有緣和我再“相戀”一晚。哈哈！真是我的幸福！
(二十四晚睡下於威靈)

九點半鐘的時候我們就向汀泗橋開拔了！這次搭的是二等車，有坐位，並且我還找了一個靠窗戶的坐下。我爲了愛綠的樹，紅的花，青青的草，蔥翠的山，所以我總是站起來把頭伸出去。經過樹的地方，我祇要手能伸到什麼地步，就伸出去折樹枝。好快活呀！摘的樹葉飛進車內來了。涼風拂拂地吹，火車如風馳電掣般地飛跑。我唱歌，我歡呼，這時真是我自從坐火車以來第一次得到的快樂！

我這樣伏在窗口上朦朧地睡覺了，忽然在成甯鐵道旁看見的那七個死屍的印象印入我的腦海中來了。我快樂，我又悲哀！死了的六個土匪劣紳我到一點都不可憐他們，雖然他們是被我們同學用五六次槍打死的。因爲他不知害死了多少痛苦

民衆。只可惜的，冤枉打死了一個教導營的學生，他是這次打汀泗橋時被敵人捉去繳了槍械，他又跑回來報告的。羅知營長說他臨陣退却，一定要槍斃，可憐他一直到了“殺場，”才知道他今天要見閻王了。他哭得很傷心，同學們沒有一個願意開槍的。他們都望着這天真年幼的孩子發呆，後來他們都要求營長，審查他的確實情況後再槍決，可是“命令如山，”那裏容得你講情，終於槍決了！唉！

汀泗橋過了，此刻又到了蒲圻。這裏就大不與咸甯相同了。下車後民衆就大放鞭炮歡迎我們，一路來滿街人山人海都來看熱鬧。“各安其業，”這正可以包括蒲圻的民衆來說。

我們住的這家女主人剪了髮的有三個，她們告訴我 S 的軍隊說：“剪了頭髮的就是反革命，所以我要槍斃你們。”

這裏的工會，商民協會，縣黨部，婦女協會等，通通被搗毀了，今晚我和婦協一位常務委員黃淑英同志談了二十餘分鐘話，此間的婦協比較咸甯

要好。我以後凡關於婦協一切調查預備另作報告，通通不在此說了。

時鐘已響了十一下，士兵同志們，救護同志們通通入睡鄉了。醫官告訴我明早四時動身，要我提早兩點鐘睡，可是我還在這裏低頭寫着呢。

YS 這個狗東西，我們明天一定將他打個落花流水！同志們，睡足你們的瞌睡，鼓起你們的精神，做這最後一次的爭鬥罷！

〔二十五晚十時十分於羅折口〕

寄自嘉魚

伏園先生：我再不騙人了，我永遠不騙人了！
我的從軍日記你看是多麼騙人呀！我從前間斷了幾天，現在又有五天——連今天 沒有寫了！你或者要問我爲什麼不寫？那麼我可以很簡單告訴你：一方面因這幾天來我們天天開動，到了一個地方我要休息懶于執筆。還有一個重大的原因就是
我病了三天，我的眼睛痛得睡了兩整天，⁴而今天好了許多，不然，這封信又寫不成了。此後的計劃

我決計改變方針不寫從軍日記而寫隨意記罷了。然而寫的這些東西放在甚麼地方呢？我已經告訴了大家說我所帶的東西通通丟完了，剩下的祇有一個我，和一個藥箱。現在我祇好和從軍日記一樣寄給你，而且這些東西我是希望你介紹給大眾知道一知道的。但你不要笑我是小孩出風頭，或者以為我的文章好所以願意發表，我確實想把許多有趣的故事講給大家笑一笑。但是我最低限度的要求，請你不要笑脫了牙齒和鬍鬚，至於肚子痛一痛，腰彎一彎是不要緊的。

伏園先生，我的從軍日記太單調了！太沒有生氣了！太沒有引起人看的興味了！我很知道，然而我寫不出別的什麼來，莫名其妙，我總寫不出活潑的東西來，即如以後所寫的何嘗不是一樣呢？然而不要緊，祇要是我生活之寫真，絲毫假都沒有的寫真，那我也不顧一切了，不管它好不好了。

二十六號由蕭圻發來的信——一封未完的信——想必已收到了罷？我們是那天早晨六點鐘出

發的。那時的曉風殘月，潺潺流水，點點星光……呵！一切美景都在沉靜的晨間深藏著。我記得那時我們的隊伍通統停在一個廣漠的沙洲上，我坐在細沙如粉的地上靠着膝頭在兩封信的背後寫了幾行字給你，然而我記不起寫些甚麼東西。伏園先生，可惜我的情緒不是從前那種幽美的纏綿的，而是沸騰的革命的熱情，殺敵衝鋒的革命的熱情，我再也寫不出什麼美的文章美的詩歌來了，伏園先生，我早已說過，要想恢復我以前的文學生涯，一定要等待革命成功後再說。

一路的鳥語花香，真是我半年來初嘗到的滋味。伏園先生，我的嘈囂話也不必多說了。然而我有一個消息要報告你的，就是我騎了二十多里的馬，而且騎得營長的跳皮馬，在距嘉魚六里路的鄉村裏，我的馬和騎兵隊的馬大起衝突了。呀，它們下總攻擊了！一個同學連槍帶子彈從馬上跌下來了，我胆戰心驚，連在媽媽肚裏吃的奶子都嚇出來了。許多同學祇是回頭望着我笑，但我還在故意裝

着胆大的樣子說，“不怕，不怕，一點也不怕！”其實我並不怕死，不過如果跌傷了，不能走路那是很糟糕的。好，伏園先生，我又太說多了。唉，我總是這樣愛說閒話。

我一個人先抵嘉魚，爲了找我們的住址在街上走了好幾次。阿呀！女兵來了！女兵來了！這個騎馬的女兵恐怕是什麼官長罷？一片喊聲連關在九層樓上的閩女也通通出來了。我這時真駭怕起來！因爲被滿街的人所包圍，我只得催着馬鞭快跑，然而從沒有騎過馬的我，又怕跌了下來。唉！這時真難爲我了。

到了福音堂的門首，我祇得下馬休息着，因爲聽說我們住在洋房子裏，“這恐怕就是我們的所在罷？”我這樣想。進門了，跟隨我來的有各種各樣的人物約二三百，他們或她們有叫我做老總的，有叫女先生的，有叫女官長的，還有一個小孩子叫女司令官的。我這時汗流滿面，臉上燒得熱烘烘地，我真難以為情了，我已經做了西洋鏡裏的“古董玩

器，”不，新時代的怪人物。他們她們從我的頭頂一直望到腳跟，我的頭髮多少恐怕她們都數清了！一位持拐杖的老婆婆說：“我長到八十多歲了，從沒有見過這樣大腳，沒頭髮，穿兵衣的女人。”哈哈！她笑出眼淚來了！我也和着大眾們笑了。有位四十多歲的婆婆送茶與我喝，我真感謝她，她說了一句使我很難過（其實並不難過）的話。她說：“這樣年紀輕輕活活潑潑的女孩，假使在戰場上打死了，她家裏的父母怎麼辦呢？”我當時很勇敢地回答她“你家”不要難過，我出來當兵是下了決心的，即使我馬上死了，我是很願意的。為革命而死，為百姓的利益而死，這是多麼痛快的事呀！至於父母當然是捨不得，但我們可不要管他，因為革命是犧牲少數人替大多數人謀利益謀幸福的……”許多人都點着頭似乎佩服我勇敢，還有望着那個中年婦人搭嘴的，似乎說她不該說出那麼句話來，以致引起我一大段話，還有一部份的老人好像在說：“可憐的小孩子！唉！”

我們住在高堂大廈的祥樓（天主堂）裏，這裏有參天的古木，有綠茸茸的地毯，有清風，有泉水，還有松間的明月。呀！還有還有清脆的鳥聲，還有……呵，我說不盡了，我可以“桃源仙境”名之，不！這個不好，因為桃源那裏趕得上這裏啊！

不好了！一天的疲勞剛在晚間恢復，今天（二十七）又要到離嘉魚十五里的湯家嘴去了。我雖然捨不得這裏，然而爲了到農村去，爲了革命軍是農工的軍隊，爲了要使軍人農民化，所以我祇得很快樂地去了，去了，真的我已到了鷄鳴犬吠的農村來了！可憐的百姓，被S逆嚇怕了的老百姓，起初見了我們還躲避呢。

我們出發以來要算今天住的地方最苦，同時也算最快樂！我們雖然是睡在地上，睡在草堆上如豬欄裏的小豬一般，雖然蚊子咬出了我們的鮮血，雖然糞尿牛糞染髒了我們的衣服，雖然有種聞所未聞的臭氣塞住我們的鼻孔，有些見所未見的污物擺在我們的面前，然而我們精神之樂，竟戰勝了

物質之苦，我和老百姓們講了許多痛快的話，我真的完全忘記了疲勞的痛苦。我們六個女同志都願意和他們談話，可惜他們只懂得湖北湖南的話，有四位北方的同學爲了他們不懂，竟氣得睡在床上。

我見了忠實樸實勤勞的農民村婦，我便有種從心坎深處發出來的快樂。我願意和他們談話，談我小時在家知道打禾割麥收豆子插秧播種的話。我見了他們樸實的土布衣服，我就恨死了城市中的奢華；我見了他們那種忠實誠懇的態度，我就想起城裏人的欺騙狡猾可怕。總之，我愛鄉村，固然爲了鄉村的山青水秀，鳥語花香，然而最大的意義不是如此，決不是如此。

伏園先生，這裏的小脚太難堪了！她們短的祇有二寸長，長的充其量也不過四寸。有一次我坐在草地上寫信，許多個“女家們”跑來，我就放了筆對她們宣傳放脚。有位三寸金蓮的老婆婆說：“你的脚這麼大，豈不要和你的‘老板’穿錯鞋子嗎？”哈

哈哈哈哈哈……嘻嘻哈哈……原來站在我旁邊的指導員連長及士兵同志們都在拍掌大笑，笑得我這胆大的孩子也面紅耳赤了。

有位連長要她們剪髮，他說：“你們剪了髮，就可以免得你的老板牽着你的頭髮打。”她們回答說“是呀！我們放了腳也都可以打得他贏了。”她們也很覺悟到纏足的痛苦，但是她們說，大腳要多耗許多布。我們說你們用無數層的布纏着就不要布了嗎？其實她們包腳那裏是爲了省布喲！

說不盡的話留待下次再寫

伏園先生：

前晚在船上做了蚊子的俘虜，我簡直又通晚不曾合眼。早晨剛想趁着蚊子帝國主義跑了，很痛快的睡一刻，奈何又要上岸了。

初到峯口，看女兵的男女老少，不知若干。我想女兵在中國的歷史上，尤其是在革命的歷史上，一定能佔一個很大的位置。我背一枝槍，在隊伍中走過了兩條街，不知爲什麼他們總能認識我是女

兵，而且說：“她怎麼能背得起槍呢？”

奸淫，搶殺，勒捐，拉夫……是軍閥軍隊的特點。在離這裏十餘里的鄉村裏，強奸死了三個十三四五的‘閨女’，在城裏有一位從十八歲守寡至三十二歲的婦人也因受辱吃鴉片死了，臨死時她還做了三首七言絕句，現在輸送隊的隊長蘇同志正在找這些詩。我想能做詩的女子一定是受了幾年的八股教育。唉！可憐犧牲了一個禮教的信徒！（因為她守寡，而且是吃齋的守寡，守寡的目的，也許是想樹立貞節牌坊吧！）

Y S 狗婆姿的軍隊都是抽鴉片煙的，我軍此次得了十餘箱煙。這裏的百姓說，當集合哨子吹了，還有‘報告官長，煙沒有抽完，要等一下’的。他們都是囚犯一般的憔悴，你想那裏有力當得起我們勇敢的戰士呢？我們是有主義的軍隊，我們是百姓的軍隊，我們到一處受一處民衆的歡迎，被Y S 二逆趕走了的百姓聽說革命軍一到通通跑回招待我們了。有了無數萬的民衆擁護我們，幫助我們，

Y S 他們不愁不能捉來煮湯吃了。哈哈！

我軍除了一百多擔米以外還得了四千多串銅元，這些我們通通送到商會去了，並且告訴他們說這是Y S 剝削峯口民衆的膏脂汗血，現在我們替你送來。伏園先生，你們想民衆是怎樣感激我們，他們心中是怎樣快活！但是啊，還有幾千大洋我們沒有奪回，不然，通通退與民衆是多麼痛快呀！

我們一到這裏，就有從前在這裏的同志告訴我們許多消息。蘇同志說前天槍斃了一個在Y S 那裏做事的汪副官，所有民衆去看的都拍掌說殺得好，真殺得好。當他未槍決以前，我軍捉拿他的說，你是一個官長，本來捨不得殺你（故意說的，）你又說你是好人，我們更不能殺，但是現在你到街上去走一遭，假使民衆都說你是好人，那麼就放了你。他剛出門，見了他的民衆，無論男女老少都說他是傷害我們的，應該殺了他，槍斃了他。好！於是走兩條街就牽轉來把他的狗命結果了！

就在這一天還捉了一個洋鬼子和一個中國密

探——洋人底走狗——首先問他們的口令不對，後來就拿了他，他摸出一張Y S 寫的護照來看，糟糕！那知這一看就斷送了洋人走狗的命。洋人看見我們沒有殺他，祇把他送到後方去禁閉，他於是連忙鞠躬說：“你們的團長真好呀！”

伏園先生：我不應該‘哭臉裝做笑臉’，我應該很老實說出我此時心裏的難過來。本來我知道這種舉動是不應該的，但是我確實發起小孩脾氣來了。伏園先生，出發時沒有一個人知道，假若我不是在我的小朋友季黎那裏借五塊錢（可憐他還是借的別人的！），我簡直要受經濟的壓迫而死了。我不是說過嗎？我一切的東西都失掉了，我的衣服通通要另做。可憐我們的軍衣到如今還祇有一身，草鞋也是自己買的，爲了我們離開了團部師部，所以餉及一切東西都沒有發；說良心話，發信買郵花的錢還是借李副官的，其餘洗澡，洗衣，喝茶，買零用東西的錢一概是借着別人或是隨使用同志們的。因爲我們用錢素來是不分彼此的，只要誰有就用誰的。

可是現在同走的兩位通通“除了扣子沒有銅”，怎麼辦呢！要回武漢來借又不能請假，寫信由郵遞來，又以行軍蹤跡不定，當然難以收到。在這裏又無從借起。伏圖先生，你替我想什麼方法呢？唉！

我出發的目的原來是要喊着殺！殺！殺！的口號和勇敢的戰士一同去衝鋒殺敵，嘗嘗槍林彈雨中生活的滋味，奈何我們同走的軍隊總是今天開到這裏駐防，明天開到那裏駐防，除了看見俘虜外，幾乎連敵人的影子也沒見過。我是喜歡動的，尤其喜歡時時和民衆接觸的，因此醫官對我說：“你整天在外面跑，到底是做救護工作？還是做政治工作呢？”我很抱歉，本來宣傳工作，調查工作，不是我負責的，但是爲了要和民衆談話，要想知道工會農會商會尤其是婦協的情形，所以兩隻腳總是不住的在外面跑，有時因駐防時間短，連婦協在什麼地方我都不知道。這一點是使我有遺憾的。

現在我更煩悶了！我和光蘇及一個司藥同志自從離開了蒲圻，我們的工作便重要了！因爲醫病

的人只有我們兩個，而熱天生瘡的又很多，所以我再沒有和在成甯蕭圻一樣的有閒工夫出去了。唉！整天住在一間小小的房子裏，盡與一般病人接觸，不知外間的一切情形，幸而我好問，不然連我們的軍隊到了甚麼地方都不知道，假使我在宣傳隊，這些軍事政治消息當然是很靈通的。唉！奈何現在我在救護隊！

伏園先生，你能用探投的法子，寫幾個字給我嗎？或者寄一份最近的報給我看看嗎？我近來消瘦多了，臉上和手晒得不成樣子，但是很感覺快活的，甚歷行軍之苦，我一點也沒有嘗到。但爲了不能到前線去，很感覺不痛快！（一般同志，都是如此。）

今天這裏的公安局捉拿了三個勾結Y S 搗毀黨部，工會，農會，及侮辱婦協執委盧同志的流氓，有一個流氓頭子已經槍斃了。當他們審判他時請我和光參加，我們是旁聽者，本來只有發言權沒有表決權，但是我們聽了那流氓的罪狀，恨他到了

極點，當主席宣佈贊成槍斃者舉手時，我們竟高舉兩手了。哈哈！小孩子真不懂事！

說不完的話，留待下次再寫，敬祝
健康，愉快！

一九二七，六，十二，午後五時，於峯口。

從峯口至新堤

伏園先生：

我真想不到僅僅兩天的工夫又由峯口回到新堤來了。閒話少說，現在且把我從峯口至新堤一路的經過寫個大概給你看。

我們一三兩連共雇了十六隻‘大’民船，我們都是這樣‘搶頭’，自己划槳，自己撐篙。的確，男女士兵都是‘船夫化’了。

在船上，在悠悠的流水中，我時時聽到‘背的

山，綠的水，燦爛的山河’的清調，和 International 雄壯的歌聲。但是我們呢？我們祇是這樣靜靜地坐着看的看書，打的打陀。

好了，有話談了，沿路的車水姑娘與婆婆，都是用她們的小脚不住地在踏着車輪旋轉，有時她們競爭起來，車輪越轉得快，我們船上的掌聲也越大，有時掌聲之大幾乎沖破了水底。這時我想她們那小脚的痛苦，尤其在這樣努力工作時的痛苦。伏圖先生，‘裹脚’確是女子之最大不幸，同時在這個自求解放時代，她們尚且甘願做十八世紀時的奴隸，這是女界莫大的恥辱，數千年來洗不清的恥辱。在峯口時我和第一連的指導員徐肇明同志看見一雙寸多長的小脚，至於兩寸長的則常見。我的小朋友季黎今天寫信來說：“……我絕對不相信有二寸長的脚，在古來也只有‘三寸金蓮’，現在‘人心不古’當然不能‘更進一步’。”我也沒有法子使他相信，只有將來請他自己來看一看，或者我回到武漢來多找幾個人證明也可。

在從峯口到新堤這個小湖港中，捕魚的最多，所以我們幾乎餐餐吃魚。因為只要八九枚銅元一斤放也。在湖港裏的小划子大多數是婦女整理，就如我們坐的大民船也通通是婦人掌舵，船夫的家就在水上。在這裏有一段小小的笑話。我們坐的是一個陳老頭子的船，他有個孿兒和老妻。天下大雨了，老夫淋了滿身的雨，老婆急的了不得，趕快叫他來換衣，拿熱飯給他吃。我總是兩眼不住地望着他們彼此殷勤地嘮叨着。跳皮的光慧笑着說：“你又有文章材料了嗎？”我說：“那裏？不過看他倆的愛情倒比前次船上那對淘氣的中年夫好濃厚得多呢！”哈！哈！哈！我們都大笑了。

在這一路中（其實無論到什麼地方都是一樣）我們——慧和我——得到了兩個笑話。一個笑話是我和慧上岸去找WC，在一家館裏我扯了一位小姑娘的手，要求她引我到WC去。她回頭望我嚇得魂飛魄散拚命逃走。她的父親連忙告訴她：“這是女兵，你不要怕，帶她們去罷！”哈哈！伏園先生，

她們爲什麼不怕“女兵”只怕“男兵”呢？

還有，就是我們的“老板”的問題了。無論到那裏，老婆婆們見了我們問了年齡之後，就是問：“你們的老板在那裏？（或先生在那裏？）你們嫁了的嗎？”當我們搖頭答“沒有”時，她們中間也有“特別天才”的說：“她‘你家’們，因爲怕嫁了麻煩，不能出來打仗，所以都是閨女。”是的，我們這大了還是閨女，祇可憐你們的女兒七八歲就做了人家的奴隸阿。唉！”我這樣默想答。

有時我們被她們問“出嫁”問“老板”問得不耐煩了，很不客氣的回答她們說：“我們現在祇知道革命，不要什麼‘老板’。”有時我們無聊，想了一條妙計出來，就是：假如問光華的先生，她就指着我說“是他。”假如問我，我就指着光華說“是他。”好了，聰明的孩子計已設了，但還沒有實行呢。

昨天我跑到政治部，她們告訴我一個笑話：說有次宣傳隊八個人（四男四女）在一個鄉村裏宣傳，當他們坐在一桌吃飯時，有位老婆婆問一位女

同志：“誰是你的丈夫？”糟糕，害得他們飯都笑出來了，伏園先生，你想她們為什麼腦子裏總是記掛着這些問題，總是這樣擔心我們，擔心我們的“老板”？

新堤街上有武昌城裏的熱鬧，可是洋車我僅僅看見幾輛，電燈也只有大舖和洋房有。這裏買東西之方便，比我們走到的任何地方都方便，但是有一件使我不滿意的地方，就是環繞新堤圍住着的人家，十分之九是“鬻子”。那些打扮得妖精般的青年妓女，見到了有人自娘娘廟那條路來，於是都跑出來“歡迎。”前天下午我穿着一身很漂亮的西裝（因為沒有衣換洗，所以在宋麥謀處借了一身淺灰色小格布的西裝）和次予同志到政治部去，她們也爭先恐後的跑出來，也許以為我是“男家”罷？唉！我傷心極了！我憤恨極了！我想一個個活潑的少女都跑到墮落的路上來，都進到黑暗的墳墓中去。唉！這是誰的罪呢？她們不是為了被萬惡的金錢壓迫而來的麼？不是萬惡的金錢使她們流為娼

妓的嗎？親愛的同志們，革命的同志們，我們不要責備她們無廉恥，無人格，我們要將她們的罪惡歸咎於社會的經濟制度，我們要想援救她們，要想洗盡她們的羞恥與罪惡，就只有根本推翻現社會的經濟組織，取消不平等的經濟制度。要想解放她們，使她們回轉來過“人”的生活，那就只有用我們百折不回的精神，勇敢的精神，大無畏的精神，與舊社會奮鬥，奮鬥，努力奮鬥！！永久奮鬥！！

新提的澡堂，只有男子可去，有幾位女同志說：“太不平等了，你們可以去，爲什麼我們不可以去呢？”男同志回答說：“爲什麼不可以去；但是你們有這大的胆量嗎？”的確！這是在於我們勇敢不勇敢的問題。然而在這個舊社會沒有完全消滅，新社會沒有建設以前，誰敢去開男女浴堂的先例呢。即使有敢去的，社會對於我們將不知怎樣批評了。反動派造謠“共產公婆”，一般知識幼稚，庸筋簡單的鄉人看見男女士兵在一起走，他們心中也許都有真可解釋的疑團，還再說什麼別的呢？同志們快

快宣傳罷。

伏園先生：“你家”倒也清閒！在“北京在眼前”一文裏，感謝“你家”替我們將來到北京去整頓的居住問題……等等問題計劃了。我真快活得要命。伏園“老”先生！你不是分配我們黨員志願軍駐紮在北京城的近郊嗎？那麼清華園，海甸，一定是我們的‘天樂居’了。其實我自從生出來還沒有到過北京，這兩處地方是曉海告我的，同時符號也說一定要住在這裏。我想“一定”能做到，我們不是要改良士兵生活嗎？哈哈！我們有希望了！

我們到了北京，定能使北京成爲紅色的北京，快活的北京，革命空氣佈滿全社會的北京，哈哈！……我們快去罷！老先生，你也快和我們打上前去呵！快和我們去佔領北京呵！

伏園先生，“本來”這封信可以完結了，“但是”爲了今天醫院生意不好，靜悄悄地沒有一個人來看病，“而且”小朋友季黎又來了信，大教訓我一

頓，“所以”我又有話和你說了。老先生，你耐煩聽聽罷。

季黎要我介紹他認識你，現在我首先介紹你認識他。這次他寫了一封洋洋大篇的信給我，內中有一段教訓是根據我“歡迎死”三個字而發的，現在我把他的話抄在這裏，以後再加以說明。

“你歡迎，並且很快活的歡迎，一粒子彈會中在你的身上，這是因為你的虛榮心太甚，想做烈士的心太甚，或者是想自殺。

“因為一個真正的革命者是‘不怕死’，並不是‘歡迎死’，一個歡迎一粒子彈會中在自己身上的人，在客觀上說，就是歡迎一粒子彈會中在一個革命戰士的身上，就是減少了一分革命勢力，增加了一分反革命的勢力，這就是反革命。我們只歡迎，勉勵自己跟着烈士的精神去奮鬥，並不是歡迎勉勵自己去死，去再做烈士。雖然，革命是要流血的，自由之花，是要我們的鮮血來灌溉的，封建勢力資本主義勢力，是要我們的血，我們的鮮血來衝開

的；但這是爲了革命的利益，爲了痛苦民衆的解放，到了沒法的時候而去犧牲的，並不是像你這樣‘歡迎死’的可比。你這種‘歡迎死’對於革命的利益是沒有什麼的，這種‘歡迎死’的死，等于消極者的自殺。

“總之，我們要把我們自己的生命看得很寶貴的，我們的一個生命，就是我們黨的一個細胞，死了我們一個，就是死了黨的一個細胞。假若我們要使我們的黨強健起來，起很大作用，就是要使黨健細胞——我們，都一個個很強健的存在，爲黨去活動。但是，我們並不是說我們絕對不死，是說我們最好不要死，在不需要我們死的時候，我們最好不要死。我們要使我們的死成爲一個有意義的死，不是盲目的死；不是‘歡迎死’的‘死’！”

“我可以懷着‘不怕死’的精神到前線上去同敵人拚命，但是我不‘歡迎死’，不‘希望死’。我希望我可以殺死幾千萬萬甚至於幾十幾百幾千……萬個敵人，我仍然不會被敵人殺死。除非到了被敵人

殺死使我不能再希望了。祇要我在一天，我是一天不‘歡迎死’，但並不怕死，同時我也這樣希望你。

‘因為我們每一個同志的死，都是我們黨的一個損失。’在不需要我們死的時候，我們最好不要死。’”

伏園先生，如果一個忠實的革命者，說一句話，做一件事或是錯了時，他一定會承認，不至於躲避或故意辯護的。但我要說句良心話：我給小朋友的信中說的歡迎一粒子彈落在我的身上的，並不是想做烈士，或者想自殺，我是因為有三個臨陣退縮的同志才引起我的幾句勇敢的話來。我說：我不但不怕死，而且會歡迎子彈打來，其實“歡迎”根本是錯了，為甚麼不希望我飛子彈在敵人身上，而歡迎他來打我呢？

我很誠懇接受季黎的忠告和勉勵，的確現在有許多想做烈士的，或者有抱消極思想願意在戰場大砲中炸死的，或者因為在後方工作不能到前線去流血犧牲而煩悶的。（我也是其中一個。）這三種人都是思想的根本錯誤，我盼望他們她們

也都來詳細讀一讀這段信。

伏園先生，本來我還要介紹小朋友的一切給你，可是送信的人要走了，我祇得留待下次（或者當面談）再寫。敬祝努力！

冰瑩 於大雨傾盆時

一九二七·六·十七·下午一時○

寫在後面

我很慚愧！我夢也未曾想到這幾篇不成東西的東西居然有第二次與讀者諸君見面的機會。我想說話，我想儘量地寫出我心中的感想和歉愧以及補敘點過去行軍的生活。但是不知爲了什麼我總寫不出，寫不出一個字來。

語堂先生催了我好多次了，他只等待我寫出一篇文章來就可與那幾篇一同付印。但我莫名其妙地總是寫不完這篇，而且也不敢開始寫。因爲：

(一) 從何處寫起？(二) 寫好了不是這些東西又要勞印刷工友去費心力嗎？不是要耗費多少紙張和油墨嗎？不但如此，還恐怕要欺騙人去買牠。(也許沒有人買吧?)

我很慚愧，確實的，這是我由心坎中發出的慚愧。我覺得我這些東西太沒有發表的價值了！我不敢希望牠再有和讀者見面的一天，這並不是漂亮話，因為有人曾批評過我這幾篇東西說：“你不是在作文（指我寫那些日記的時候）你是隨便亂寫成的一些字，未曾經過考慮寫出來的字。寫了之後你一定沒有修改過，因此，你這幾篇東西除了文字之活潑而外沒有什麼特別精彩的地方。”我很感激這位誠實坦白的朋友，感激他能這樣絲毫不客氣的批評我。

確實的，這幾篇東西我越看越不喜歡牠，越讀越覺得牠沒有一點意義，一點文學的意義。沒有價值，根本就沒有發表的價值。我從來沒有好好地寫過一篇文章或者一封信。我每當寫起東西來總是

想到那裏就寫到那裏，起初並沒有計劃我這篇東西應該要怎樣寫怎樣寫，寫完之後也並不看牠或者修改一個什麼字。我只是有了話就寫，毫不顧慮毫不思索的一直往下寫，寫完了就丟了，就什麼都不管了。因此我寫出的東西沒有精彩，不能稱為作品的原因完全在乎寫前未曾想到‘應該怎樣寫’？寫後‘我應該看一看有沒有要修改的地方’這兩大點。我知道我的一切缺點：我沒有文學的天才，更沒有文學的智識和修養。我沒有正式做過文章，我只是喜歡寫東西，這些東西是我到感覺得非寫不可的時候才寫的，這些東西是我赤裸裸寫出給我和我朋友看的。

我最愛讀別人的作品，無論是創作的或翻譯的，但是我愈多讀，愈感覺自己之渺小，愈感自己寫出的東西總是壞的，總是沒有一點兒精彩的，因此我不敢寫了；我簡直駭得不敢動筆了。雖然有時因為情感的驅使，也曾寫過不知幾許的東西，但過後不是撕掉就是永遠壓在箱底裏。

奇怪，到處都有帶着譏諷口吻的人來取笑我，或者當他介紹我與別人認識時，一定要說這是某某文學家，某某詩人，其實他在那時應該看出我臉上的不高興來。我覺得中國想做文學家詩人的太多了，他們的數目比起地下的黑螞蟻還多。有人說“汗牛充棟，”嚴格地來說那裏只有汗牛充棟阿？只要你發表了幾句什麼文章，出版了一部要通不通的什麼詩集小說或什麼之類，於是便驚醒你一個文學家，詩人的頭銜。這，在他自己看來也許很覺得榮耀吧。

親愛的朋友們，你們假如看了我的不成東西的東西而加我一個文學家的罪名，我一定要原璧奉還。我希望你們看了這幾篇東西之後嚴格地誠懇地來信批評我指教我！朋友們記着，你們千萬要批評我指教我呀！

前面說了些莫明其妙的話，我應該歸到有系統這方面來。我說話太沒有系統了。這時我房裏有四五個人正在關着黨務問題和政治問題，我的腦

筋被他們鬧昏了，情緒也弄紊亂了，唉！我也只好亂說一陣吧。

爲什麼這幾篇東西能有第二次與諸君見面呢？這是我應該簡單做個答覆的。

這是三月以前的事了：我從湖南來到上海。孫 國 園先生見了我這副形容枯槁的臉兒就驚訝道：“僅僅一年的工夫爲何變到這般模樣？在武漢時你是何等有精神，而現在……唉！受飽了挫折的你啊……”

停了一刻他忽然說：“我想把你去年給我的信——在中副上發表過的信——印成小冊子，你願意嗎？”

“那是過去的信了，已經失去了時間性，而且根本那些不過是零亂的筆跡，沒有什麼可付印的價值。”我這樣懇切地回答了他，但他還是說因許多人想看我那些東西，所以想收集起來：(1)使想看那些東西的人達到目的，(2)這是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女生隊留下的一點痕跡，所以有保存的必

要。

我，始終覺得沒有付印的必要，因為（1）曾經發表過的東西再來付印實在沒有一點意思。（2）現在與那時的環境不同，從前我們要打倒的現在竟大做其司令，從前我們認為是“神聖”的現在都被壓迫着在刀槍鐵鍊之下過着黑暗的牢獄生涯。我的日記大部分是替他們說話的，因此我怕遭當局者懷疑，所以我根本反對從軍日記付印。

又過了不知多少日子，孫先生問起可否請林先生將其餘幾篇翻譯完，當時我很慚愧，因為他問這話確實是想要連林先生的譯文在一起付印。但是呵，阿彌陀佛，這樣的東西怎值得林先生去翻譯呢？

講到英文我實在不敢說我是“會”的，但是不能因為自己的程度不好，就嚇得打冷戰。

語堂先生第一次翻譯寄自嘉魚“A letter from the Front”是我回到武漢來才見到的。當我未接得林先生寄與我的譯文時雖聽見許多同學

說，但我總不相信有這麼一回事。後來我才讀到了。我沒有新鮮的形容字來形容他，形容我讀那篇譯文時心中所感到的愉快。

語堂先生翻譯那兩篇的原因見我所描寫的是鄉村中的趣事，是整個的行軍生活，是破天荒女兵的日記。他譯這些東西要使外國人知道中國鄉村社會的情形，他們的思想及其生活，女革命家的精神和她所負擔的工作。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她私人的問題了。也許他喜歡看我這樣無頭無尾沒系統的東西，也許他真能從字跡模糊語句零亂的碎句裏找到有什麼可使他愛的地方，因此他譯出來的文是那樣美麗流暢，那樣令人喜歡。

我去信問林先生要第二篇“The second letter from the front”的譯文時他馬上付來了。但要我把其餘的幾篇通通帶去。我去時他也是說些介紹出發的話，自然我極力的拒絕了他，但他總以為這些東西有付印的必要。他要我再補寫幾篇插到中間，但我沒有承認他，因為我覺得這些話不過

是說來玩一玩的，絕對不會有實現之可能。

奇怪，真的奇怪，聶聖先生在一面著書一面授課的百忙中間竟不知怎樣的把其餘幾篇通通譯完了。他來信告訴我那幾篇已收集在他的英文論集裏付印了。題目是“Letters of a Chinese Amazon”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這時他又催我趕快寫文章寄去，至少要一篇。這一篇寫些什麼呢？唉！寫些什麼呢？序嗎？我根本不知道寫，而且我的並不是文章，並不是什麼大作，有何序之可言？結果，想來想去，一直想了兩三個月還是寫不出一個字。此次來南京完全爲的是玩，因爲下雨，使我不能出門一步，只好拿着筆亂畫。我知道讀者早在作嘔了，但是且慢，以後還有使你見了頭痛的話來呢，唉！

讀者諸君：我總是這樣嚕嘴，嘈嘴得令人討厭，但有什麼法子呢？我的話匣已經打開了，已經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了。我從沒有好好地寫過一篇文章，在前面已經說過，這幾篇東西有一封是在未出發前寫給伏圖先生的信，其餘五篇都是由前

錢寄回的。本來我想從出發這天起就寫日記。一直寫到我們歸來的這天止。無論是多少日子我總要繼續寫下去，寫下去留做我生命中最光榮的一頁！但是不幸，我雖然寫了七天，因為郵局關係（在鄉村中宣傳時是沒有郵局可以付信的）我僅在土地堂及咸寧寄歸了三天日記，其餘四天的爲了去我WC通通在包袱裏失去了。這時我一方面感到無限的傷心，一方面又以每天的工作太忙，所以終於停止了日記而寫亂七八糟的信了。這些信（即日記也是如此）是我每天抽出幾分鐘或十幾分鐘寫成的。那時草地是我的凳子，膝蓋是我的棹台，也有時蜷坐在一堆堆的草裏，借着老百姓們的如豆大菜油燈光在更深夜靜的夜裏寫着。（這多半是被蚊子和臭蟲咬得實在不能入睡的時候才爬起來）至於在行軍時休息的二十分鐘內更是我寫東西的好機會了。記得有一次大約是從蒲圻到嘉魚吧（？）我聽着休息的號音吹了，忙坐在草叢裏取出紙和筆來寫着幾天來的日記。恰好這時不知有

個什麼字我忽然忘記了，正在思索間，我的眼睛望到了我腳前有一株小巧的樹，樹高不滿一尺，葉色是鵝黃，底下的帶深黃色，我見牠細嫩得怪可愛，於是就隨手摘了一片來仔細一看，原來牠的脈是羽狀，葉身像海棠。我受好奇心和飢餓的驅使不知不覺地將葉子送入了口中。阿呀！這才是天外飛來的扶桑！原來牠不但清爽可口，並且味道香而且甜。牙齒初觸着牠時那種脆聲真是比“什麼”還要好聽。一連吃了五片，我嘗確了越嫩的越好吃，因此就大吃特吃起來。

正在吃得忘了一切時，營長騎着馬跑來了。

“喂！你吃什麼？可以給我一點嗎？”他停住了。

“好的，我吃的是沒花一厘錢買來的樹葉。就在這兒，你下來摘吧。”說着我連忙指示我面前那棵可愛的，給我解決民生問題的小樹給他看。

他笑了一笑搖頭表示不信。

我連忙吐出口裏的餘渣與他看，這時他才張開眼睛和嘴兒驚訝道：“你真吃了嗎？小孩子你不

要亂吃，毒死了，是不值得的呀！”

“那里，假若死了，難道不可說是爲革命而犧牲嗎？”他大大地笑了一聲，幾乎趕走了林間的飛鳥。

還有一次是夜間行軍，大概是九點半鐘底時候我們休息在距葡圻十五里的山道上，我疲憊得要哭，倒在地上便睡了。那時青草做了我的枕席，螞蟻不住地在臉上爬來爬去，我也不管牠，只是沉沉地睡着，睡着，睡着，正像睡在母親的懷裏一般。

“駭嚇！你是什麼人？口令！”突如其來的這一聲把我從夢中驚醒，我忽然覺得右腿劇痛，原來這是三連指導員的大腳踢了我。

“什麼？口令？我是，……”我痛得要命，只顧抱着脚，抱着我的一天能走百餘里的泥脚去撫摩。

“口令！”

“冰壁。”

“什麼？你到底是什麼人？”

“我到底是冰壁。”

他將手電一照，駭得吞出三寸舌來。

“爲什麼你這小孩子睡在路上呢？不怕過路人將你踏死了嗎？唉！險些兒我把你當做偵探一手槍結果了……”

我這時真恨他，恨他不該踢了我的腳，使我走起來像鼓子一般的一顛一簸，一蹣一跚。然而當開動的號音吹時，我又振作精神，鼓起勇氣走上最前面了。

爲了我每次的走前，不知惹起教導營的同學多少嫉妬。他們每天見到我輕盈很自由的在前面走着，既沒有受隊伍的限制，又是兩手空拳，沒有東西拿，因爲我一切都失掉了！走到有店家的地方花幾個銅板買點東西大嚼而特嚼。經過山林的幽境時，放聲高唱着我要唱的歌。呵，那時我真是自由之神，天上的 Angel。他們——教導營的同學很願意運長給我幾十排子彈縛着，一枝步槍背着。他們見我太舒服了，總是嫉妬，總是要劉團官留我在後頭。

本來我要和我的朋友光慧在一道走，因為她的小腳走得太慢了，我不高興在後頭。我是走慣了快路的人，雖然我的腳在十年前曾被我的媽媽纏得幾乎像紅辣椒一樣；但是不大愚蠢的我，幸而知道：“媽媽早晨替我裹腳，我可以在晚上的被窩裏解開。”因此纏過了一年之久我的腳還是不到“金蓮”的地步。母親自然着急不得了，但我可是在哭着上小學的那年把所有的裹腳布一寸一寸的撕掉了。那是我與封建社會作戰的第一聲。

雖然是裹過來的腳，但我莫名其妙的能走遠路，能走快路。

諸君，親愛的讀者諸君呵，我想你們心裏早恨我到了骨髓，我這些東拉到西，西拉到南的話你們是早不願聽的了。但，我是在說話呀！我不是寫文章，更說不到我在創作。我是個沒有研究過什麼文學的人，我在師範時我曾經過富有詩意的生活，但現在是不可能了。為什麼？我在給伏園先生的信中早已說過：要想恢復我的文學生活，除非等待革命

成功。

雖然我的三哥及好友們鼓勵我努力，努力研究革命的文學。本來革命的文學負有根本推翻舊社會，創造新世界底使命的。筆與槍同樣的為革命所不可少。但憑筆底我總覺得文學是知識份子寫給知識份子看的東西，對於革命未見得有像實際工作之效力大。因此我越想拋棄了筆桿，重上征途！

三哥和我的好友 K 君都說我“退化”了，都說我現在寫的東西不及從前的好。我自己也知道，知道我確實到了提起筆來無字寫的地步了。我很害怕，我唯恐將來有連很平常的字都寫不出的一天來到。

有時我下決心一定要多著點書多寫點東西才對得住借錢供給給我讀書的三哥和朋友。但是可憐受了創傷的心總是這般不安，這般煩悶。

自從去秋回到可怕的故鄉以後，在這一年中間，我是受盡了封建社會給與我的苦痛。我什麼幸

酸苦辣的生活底滋味都嘗過了！受經濟的壓迫也是從去年開始。供給我作文材料的不知有多少，可是我總是寫不出一個字來，終於把一切所經歷過的和感到的種種苦痛埋在心頭。語堂先生要我寫出一年來之經過，但我到此時還沒有寫成半個字。唉！教我從何寫起呢？我這顆嫩弱的心已經是破得——絲絲碎了。唉！碎了，碎了，何時再復原啫！……

朋友們，愛我的朋友們啫！我正在過着厭倦的生活，我正在想遊戲人間，糟塌一生。但，這是青年應當過的生活嗎？應當有的思想嗎？我們愈受挫折，愈要振作，愈要努力！愈要奮鬥！朋友們啫！請你們時時給我以刺激，使我的精神興奮，使我恢復從前的一切與你們一同走上光明之路，去創造完美的人生，大同的世界！朋友們啫！你們千萬不要忘了你們的朋友——正在求救的冰壁。

雨是這般不住地下，風兒更吹得刮刮有聲，薄薄的被兒，冷得我欲眠不得，只好重裹孤燈，在這兒再嘈囂一頓。

中央軍事政治學校被解散了，這樣轟轟烈烈，這樣開世界各國先鋒之女生隊竟在無形之中消滅了！但是呵，她的精神不但沒有消滅而且在每一個受了革命洗禮的同學中間越猛烈起來；越緊張起來，不但她自己如此，凡是她的朋友，她所與接觸的民衆都是如此。她絕對不會忘記過去，她也絕對不會不厭惡現在而希望有像過去的將來出現。名義上的女生隊是解散了，是在無形中消滅了。但是呵，真正的革命者大多數的忠勇同志，她們是時時刻刻在互相團結，互相努力，共同奮鬥，共同創造新的將來的！

唉！不堪回首，真正不堪回首的是兩年前的今天。兩年前的今天我離開了舒服而安閒浪漫而懵懂的文學校生活，跌上了飛奔前進的火車，來到革命的中心武漢了！從這天起我把死灰的過去，頹廢的思想，消極的精神，無名的悲哀，人生之煩惱一切都埋葬在麓山深處！重新開始過我的痛快生涯。

我很能記憶，一切凡是我所經歷過的沒有絲毫離開我的腦海。

不堪回首的兩年前的今天呵，那正是一百五十個健兒健女高唱着歌在湘鄂道上前奔着，前奔着去追求人生之意義，努力人生之工作，創造人生之世界。那時也有這般狂風，這般淫雨，但我們不知道是苦，只覺得明天就是暖和的晴日，血紅似的太陽，前面是光明的大道，美麗的花園。

到了武昌，住在矮小的旅館裏，這是著名的倒霉棧，名叫高陞。我們一切不管，只希望能早入校，換上戎裝，練成鐵一般的身體，鋼一樣的精神，快快學好戰術，好與敵人拚命。

這時，我的二哥，最愛我的二哥很擔心我受不了軍隊中之苦，深悔不該叫我投考。他的朋友們極力反對我入軍校，他們說我的文學天才將消滅而乾淨，天真活潑的態度將變成偶像般的尊嚴，而且弱質多病底我那堪受鋼鐵般的鍛鍊，風霜雨露的摧殘。他們極力勸誘我走上文學之路，我却正在努

力準備第二次的考試。

後來因為我們反對覆試所以都被開除了。這時我哥哥雖替我着急，而他的好友們却喜笑顏開以為我現在可以從事文學了。但是誰知我既暗地裏考上了八軍政訓班，又在萬般設計改名投考中央軍校。究竟我的目的達到了，一切都如了我的願，從茲我底新生活開始了！唉！親愛的讀者們！你們可知道我們的生活是如何地快樂如何地有紀律有精神嗎？我很傷心，傷心我登在革命婦女上的“中央軍政校女生隊生活之一斷片”失掉了！爲了朋友要瀟我們那時的生活情形，爲了我自己要保留牠做爲我生命中之紀念，因此我在孤帆上面登了許久的啓事但終於找不到，找不到這篇和見聞片片錄以及俘虜，女司令……等。唉！生活的痕跡都不能讓我留一點，環境對於我何殘酷如斯！

唉！不堪回首的半載生活呵！我們怎能不因你而流淚而痛哭，而椎心！

讀者諸君：我不能往下寫了，我回憶到傷心的過去時，我的心便痛！唉，誰知道這樣轟烈，這樣驚動全球的中國女革命先鋒隊，僅僅在短促的時間裏像曇花般一現就消滅了呢？可憐從萬惡的封建家庭戰鬥出來底她們，以黨為生命，以學校為家庭的她們，將怎樣活下去呢？……唉！勇敢的她們，做了流血的犧牲者；可憐的她們，是軍閥刀槍下的冤鬼；懦弱的她們，投降了封建資產階級；反動的她們，做了敵人的工具。還有一部份虎口餘生的她們，正在不斷的努力，努力新生命的誕生！

勇敢的，怯弱的，可愛可敬可悲可恨的女生隊喲，你們是否還記得兩湖底一切？早操的口令，上課的號聲，點名後的口號，雄壯的歌聲，慷慨的訓話……這些都是每天的工作，你們是否已經忘記？

勇敢的懦弱的可愛可敬可悲可恨的女生隊喲！你們是否還記得兩湖的一切？漣漪的湖水映着晚霞，習習的和風，吹着湖邊的依依翠柳。黃鶯兒在樹間爭奏着春天的豔麗之曲，那正是我們歡迎

鮑領袖及International Workers' Conference底時候。大塊的標語在微風中飄蕩，雄壯底軍樂號奏着歡迎 Proletariat的首領。萬餘勇敢的青年革命先鋒隊很整齊嚴肅地排立着靜聽由台上發出來的演說聲。啊，如雷般的掌聲震動了天地，狂呼的口號使全宇宙的空氣都革命化了。那時呀，我們每個人都高舉着手熱烈地大聲呼着：“Complete the World's Revolution!” “Down with the International Imperialism!” “Down with white terror!” “Down with all the Counterrevolutionists of China, of the world!” “Long live Proletariat!” “Long live……!”

我們的宣誓又是何地堅決：“我們的軀殼我們的靈魂都付託在黨和民衆身上” “We have no home, party is our home” “We have no brothers and friends, but the comrades, workers and farmers are our brothers and friends.” “我們沒有生命，生命已經交給痛苦的民

來了。他們需要我們去流血，去犧牲，我們就負着重大的使命往前奔！”朋友們！這一切底一切你們是否忘記？

出發了！勇敢的可敬可愛的女生隊啊！你們都爭着要到最前綫去作戰。師長收回了你們的槍，命令你們擔任宣傳和救護，那時你們是何等失望呵！你們是開世界婦女革命的先鋒，你們是新時代的創造者！你們忘了自己的出身是數千年封建社會的動物，你們根本不承認自己是個女人——怯弱無能的女人。你們背着數十斤重的軍人行李——飯盒，水壺，乾糧袋，包袱，毯子，菜箱——每天在炎天烈日之下爬山越嶺走着崎嶇不平的山路。你們的汗珠潤濕了你們的每根頭髮，由頭髮上如黃珠般掉下。你們的臉兒已晒得紅紫發燒，白皮時脫，你們的腿兒雖跑得酸痛交加，但終無一人落後，終無一人叫苦。你們渴時便蹲下池邊田裏，以手代杯掬飲澆水。餓時便買幾塊銅板的麥粑充飢。你們的牀鋪是地板，是草地。你們在雨天打着赤

脚，穿上草鞋。呵呵，那時你們的精神是何等令人頌揚，令人欽佩！

在鄉村，在城市，在路旁，你們的宣傳又是何等令人動聽！人人知道中國的革命是有希望的革命，因為有了新的開展，新的羣衆來參加。

勇敢的可敬可愛的女生隊喲！當你們凱旋歸來底時候，你們是怎樣高興，怎樣驕傲，怎樣愉快地過着人生難得的痛快生涯！正在這時候，忽然霹靂一聲將你們的新生命奪去了！大地失去了光明，天空又是一團團的烏雲密佈，四野又是猛虎怒號，惡蛇滿地，你們重新又進了地獄飽嘗黑暗的生活了。

記得你們臨出校的那晚，天空中只有可數的幾顆明星，伴着一輪淡月，星光閃灼，正像淚眼盈盈，月色淒涼，似有無限傷心。但是勇敢的敬愛的朋友們喲！你們集合在每天操練的坪中，你們說的是何等激昂慷慨，痛快淋漓！你們說的什麼，想必自己都記得很清楚吧！你們在午夜奏着悲壯的 In

ternational 底歌聲時，驚醒了夢裏的駱人，沖破了天空的黑暗。革命的聽了爲之拔劍；反動的人們正在駭得發抖。雖然你們的威權是如此之大，你們的精神是如此之勇敢，但是終于因爲……底原故，終于解散你們了！唉！解散以後的你們啊！我不忍說了！我只聽見你們犧牲的犧牲了，流落的流落在天涯。還有被土匪捉去了的，還有跑回家去仍然被禁閉在封建牢獄裏的，還有正在嘗着鐵窗風味，還有……唉！革命者應嘗的苦痛，你們都加倍地嘗過了！只有你們才真是爲革命犧牲一切的人！

勇敢的，親愛的女生隊啊！兩湖底一切——痛快底生涯，你們是否完全記得？你們的血是否正在沸騰？你們的熱情是否正在澎湃？你們的思想，你們的意志，是否還是和去年一樣？你們承認這是人類應有的社會嗎？你們知道黑夜過去就是白天，春天來了冬天就會消滅的嗎？

勇敢的敬愛的女生隊啊！我希望你們永遠不要忘記那半載的生涯！我希望你們永遠繼續一九

二七年的精神前進！努力！！奮鬥！！

未了，我祝你們以

鮮紅的血灌溉自由之花

開遍

中華！

開遍

世界！！

冰瑩 一九二八，十一，十四冷寒夜馬之花于南京放火。

給 K L

K.L.先生：

這封信是我允許你，不，請求你在從軍日記後面發表的，所以我特地用稿紙寫上，如果你認為這封信沒有公開的價值時，那麼由你去私開好了。總之，希望由我，能不能達到我希望的目的當然由你。

這時是六點三刻，我的頭忽然痛起來了，前腦砰砰地跳着，似乎有大病將臨之勢，但我無論如何

要寫完這封信，不寫完，我今晚決志不睡。

爲什麼要這樣嚴重呢？因爲我做事太有始無終了！抽屜裏積着的稿“頭”很多，但尋不出一個“尾”來，這封信如果不下一個決心寫完，信“頭”即使經過今年到明年到後年還只是一個頭，永遠會找不着“尾”，因此我要寫完，做一件破天荒的有頭有尾的工作。

閒話休提，言歸正傳。

不堪回首，解甲歸田，死去了的黎弟，小鬼，鐵道之旁這幾篇東西仍然沒有寫完，在前天我還想寫完牠，但現在連想都不想了。的確，勉強寫出來的東西不但沒有生氣，不自然，而且令人一見就討厭，就知道這是爲了“不得已”而寫出來的。起初一當我聽到你和林先生說字太少底時候我確實想補寫幾節插在裏面，這個動機一半爲了增加字數，一半爲紀念死去了的黎弟而寫，現在我決計不管什麼字少不字少，黎弟不黎弟了。我不寫的原因就是：寫不出。話太多，不知從何寫起。速寫好了的四

五千字的不堪回首也不願付來了。K.L.先生請原諒我，允許你寄文章來的，現在用這信來代替。你，想必沒什麼難過，只是我真沒有“面目”見人了。你看一部薄薄的東西，要騙人家幾毛錢，真太無聊了！太豈有此理了！

這罪過，本子太薄的罪過，完全不能怪我，絕對要請你負責。由語堂先生處轉交的四萬多字，你硬說只有三萬多，要你做小冊子印，你硬印了大冊子，而且每行字又如此之多，這點是排印工人的錯，當然不能怪你，但是現在我要一口咬住是你之過，你有什麼辦法呢？起訴嗎？我是法官，而且是資格很老的法官，你無論如何告狀也勝不過我。得了罷，趕快前來負荆請罪。否則，大人定不饒你！

我對於從軍日記自從知道林先生決志要將牠出版以後，我便想到頂好是英譯附在後頭。因為不喜歡我那些亂七八糟的東西底人，他或者喜歡林先生的英文可以讀一讀。假若是我買了從軍日記來，一定先看英譯。這是因為英譯確實比中文好的

原故。另一方面，中文不夠，附上英文就可成爲一部厚本，不料林先生已將那六篇譯文收在他的論文集裏在商務出版了，我去問他要譯稿時，他說版權已歸商務所有。唉！還有什麼說呢？我的希望已成泡影，不但自己失望，就是一般朋友及讀者們恐怕也都要失望吧？

沒有什麼可說；關於從軍日記的話，我再不願提及了。

K.L.先生，信，本來可以完結，但我願意再寫幾頁，祇要我高興的，我總願意多寫。但是你願不願多看，倒是個問題。

不管你高不高興，我只是一口氣往下寫，你如果愁着難看，請退還我，不勝歡迎之至。

託華帶給你的一封未完的短書收到否？

這兩三晚來時時聽到砲聲，要不是房東告訴我是上海人過年放鞭砲我就會疑心出什麼亂子了。“上海人是選擇日子過年的，只要日子好，無論那天過年都可以，不像別省一定要照着初一三十

的老規矩。”這幾句話是女房東說的，她告訴我她是山東人，來上海六年了，她過年是過三十和初一的，和我們故鄉一樣。

提到故鄉，我傷心了！K.L.先生，想不到我今年會流落在上海過着這樣孤寂可憐的年！本來不管什麼年不年，月不月，橫豎是一樣地過着日子，但是幾千年遺傳下來的習慣，大家鬧着過年過年，我一個人怎能例外？無論怎樣貧苦的人們，他們在每年的末了一天及第二年的最初一天裏沒有不買點東西快快活活和他的父母兄弟過着所謂年的。只有我，唉！只有我呵，“有家歸未得”！……

不往下寫了，決計不寫了，如果再寫下去，這紙上將充滿着淚痕，看不見半個字了。

我是始終逃不出情感之網，任理智怎樣支配我，至少此時我的幾顆熱淚免不掉要流的！唉！……

二月七日

昨晚真的不知怎麼這樣動了情感，不但這信不能繼續下去，而且連日記都不能寫一個字，書，

更不用說當然看不進眠。

今天和昨晚我儼然成了兩個人。

自從搬到這裡來，不知爲什麼早晨三四點鐘底時候總是醒來，今天也不能例外。我想坐起來看書，或者寫寫字，但是流淚過多的眼睛總是痛，打不開來。設法，只好勉強睡着。

第二次醒來時已是六點多鐘，我翻開昨晚放在床頭預備睡不着時看的愛與死來讀。起初一點興趣也沒有，及到後來，葛蕾爱上了阿賴托約他在托爾斯基路相會，因阿賴托不了解她的愛他，所以結果竟愛傷到自殺……讀到這些地方興趣自然的來了，於是再往下讀，一直到阿賴托去喀山訪梅羅維陀詢問葛蕾生前死後的一切時，有人敲門了。

“誰？”我很不高興地問。

“送飯的，爲什麼此時還不起來？”

我聽出這就是那位第一次送飯來的老工友的話，連忙爬起來披上衣開了門。

“爲什麼這時還不起來？”他重複地說，像長者責罵下輩一般。他說話時面色很嚴重，似乎表示着：老人尚且復早起來了，你是少年，爲什麼這樣貪眠？

“在床上看書，”我僅故意說明我並不是貪眠似地對他說。

他擺好粥在桌上，去了。

看表已經是八點一刻。

“下次再不這樣睡在被窩裏看書了！”我發着誓。

K.L.先生，上面說了些什麼我不敢去看也不敢想。也許像日記一類的東西吧。無聊！真太無聊了！寫上這些沒有意思——一點意思也沒有的東西幹什麼呢？……我決不寫了。

今天是二十九，明天就是三十了。送飯的小伙計在昨天就告訴我：

“初一不送飯。”

“三十呢？”我問他。

“三十也送，初二也送，只是初一不送。”

啊，我明白了，初一是一年的開始，無論什麼東西只許進不准出的。那麼，別人熱鬧鬧的過着年，我却是關在亭子間裏餓肚子，這未免太不平等了！想個辦法，我一定要想個辦法！

俊邁我去過年，我始終沒有答應，正像華昨天信上說的“無論是陽歷也好，陰歷也好，總之‘年’這個東西是與我毫無關係的。”當然我也和“年”沒有絲毫關係，只是白白地餓一天肚子實在不值得。

“要怎樣才有飯吃呢，在初一這天？”K.L.先生，也許你的辦法想出來時，我已經餓着肚子過完初一了。（這信今天發，你要到明天才接到，回信要後天才，後天不就是初一嗎？）面況我的通信處決不告訴你，如果寄到嚶嚶，一輩子也收不到。哈哈，隱居的生活真有趣！

我真像個小孩子，看見房東天天殺雞宰鴨烙肉羹魚……就時時想到：假若這些能給我一點吃

就好了！有時我也吞着口水，好像表示我吃了一
般。KL先生，看了這句話，是不要笑，如果笑，你
就是個沒有心肝的人！（呵呀！罵得太凶！）要知
道在這很平常的幾個字裏，我藏着了些什麼？先
生，仔細去看吧，有血也有淚。還有……唉！還有……
……

過年了！我已經說過：無論什麼可憐的人，勞
苦的工友們，他們在過年一天是有樂的，即使飄泊
異鄉的游子，比我還苦的游子，他們或她們起碼總
有朋友同在一起，至少有一個。（譬如光光和貞貞
就是一例。）我，只有我啊。真的孤零零地一個人。
不！“對影成雙，”根本就不是孤獨。

說這段話又是太沒有意思了！自己以為孤獨
是快樂，才願意過這種生活，然則還有什麼可說
呢？真的，不說了，要說的是我初一這天的飯碗問
題。

給S妹的信還沒有寫完，Angel底故事也不

想繼續，腦筋裏充滿了過年過年的印象，唉！怎能丟開呢？

K.L.先生，你是最幸福的人能夠和母親妹妹朋友，在一塊過年是多麼快活呵！

我見了你的母親，就聯想到我的母親。雖然無論什麼時候我腦海裏沒有忘記過父親和母親還有家裏一切的人。只是總沒有見了你母親時的想念我母親那樣特別厲害。記得第一次我去你家進門看到的是你的沈靜溫和的妹妹，不久走來一位慈藹和善的老人，你指着她介紹我說：

“這是我的母親，這次和妹妹同來的。”

K.L.先生呵，你知道我見了她時心中所感到的痛苦和快樂嗎？我，我說不出什麼，我只是眼睜睜地望着她，口裏雖然說着：“請坐，請——坐，請……請……請坐！”心裏却在想：“母親，你允許我稱呼你母親嗎？你允許做我暫時的母親嗎？你允許收留我這個可憐被棄的孩子做你的女兒嗎？你……唉！母親呵，你允許我圍在你的懷裏——充滿着

慈愛溫柔……的懷裏痛哭一場嗎？……母親呵，我已經快一年不見我自己的母親了，我想念她，但是不敢回去見她。母親呵，你代替了她罷，你愛不愛我呢？天下兒子沒有不愛母親，母親沒有不愛兒子的。那麼，親愛的母親，我心裏熱烈地在叫着的母親呀！你快施一點慈母之愛給這個可憐的孩子，失了母愛的孩子吧！……”

K.L.先生，此時我兩眼充滿了晶瑩的淚珠，大概這信又不能繼續下去了，但是我想用力壓制，壓制我火一般的熱情，無論如何也得完畢這封信，否則，理智又會使情感為難了。

K.L.先生，我還能繼續寫下去嗎？淚已經凝在紙上了！唉！可憐失掉了母親的孩子！

鼓起勇氣再往下寫吧。

那天你們留我吃稀飯，本來我並不餓可以不吃，只是爲了想多見你的母親（唉！我要說：我的母親呵！）幾眼，因此我允許了，誰知因爲粥冷，所以她沒有吃，那時你想我是何等失望呀！吃中飯時

你又留住我，那時我想一定可以和母親在一桌同吃，我也沒有拒絕。其實這一年來我從未在別人家裏坐過這久，只是爲了母親，爲了有個我愛的母親在此，所以我才戀戀不忍歸去。

喫飯了，桌上擺了好幾個菜。香腸和雞肉混在一個碗內，那是擺在母親面前的，我坐在她的對面。她三次用筷子拈好菜置於湯匙裏，然後送到我的碗內。這時，唉！這時喲！先生，我的心裏起了什麼樣的感想？情感又緊張到了什麼程度？你大概不知道吧？當然，我心裏的事只有我才知道！我，我只覺得她送到我碗裏的不是菜，不是雞肉，不是香腸，而是愛！慈母之愛，偉大的慈母之愛！！

先生，當我拈着香腸，不，拈着她送入嘴裏時，我不忍吞下，我只想永遠留着細細地咀嚼，咀嚼，咀嚼，咀嚼着母親給我的愛情！

我的兩眼在那時也充滿着淚珠，但究竟因了強的抑制，她沒有流露出來。我的雙手發抖，心在跳着，口裏雖勉強找出在政校喫飯時的閒話來談，

遮住我難堪的神態，可是淚早已墮入肚裏，心已經片片碎了！

本來有肥肉的東西我是不吃的，只因爲母親給我的並不是肥的香腸，而是愛的甘露，因此我一點不剩的吃完了。母親呵，知道我是在吮吸你的愛之瓊漿嗎？

第二次我來，你們出去了，我在母親的門口立了好一會，跑去和林先生談了幾句留下一封信便走了。

第三次，我敲門，走來開門的是母親，我很快活的進去了。她連忙倒茶給我，問我冷不？我走近火爐旁邊（那時她坐在爐邊）她說：“沒有火了。”“不要緊，”我說了之後忙坐在你辦公的那張椅子上望着母親；目不轉睛的望着母親。

爲了要完成那幾篇東西所以跑到一〇四來，誰知在那里遇到了華，我們的話匣又打開了。心緒麻亂的我，除了東談西扯外，我不能寫成一個字，那晚，唉，那晚呀，我想睡在母親的懷裏，當我四年

來未曾嘗過的愛的滋味。但是，但是唯恐更引起我傷心，積蓄着的淚珠，將如大雨般傾瀉。我不敢過那悲慘之一夜。終於在猛烈的北風裏，踏着淒冷的電燈光走上車了。先生，我感謝你和華這樣誠懇地送我，誠懇地希望我第二天來！

唉！往下再寫些什麼呢？這幾天來的光陰都是消廢在想念母親和回憶兒時的一切裏。我不忍提筆寫信給父親母親，甚至連三哥也不給他寫一個字。因為，無論我怎樣以理智壓住情感，寫起信來總只有淚流，沒有話寫。母親，親愛的我自己的母親啊！這幾天來你們早已忙着過年了。但是我斷定你是不為預備而忙，而是為想念你飄流在黃浦灘頭的兒子傷心！母親啊，當你見到三哥微笑着站在你面前時，你一定要想到你未歸的兒子落淚，或者痛哭。母親，你的瀑布似的老淚灑在枯瘦的兩頰，你的淒楚欲絕的哭聲已經在我的耳邊縈繞！我——愛你的兒子，沒一刻不見你站在我的面前。可憐的母親啊，你的靈魂已被我緊緊地抓住了！

·好久未曾做夢，昨晚忽夢見我已回家。母親，你正站在牆裏伸著瘦頸望着，望着你心頭的一塊肉歸來。父親在園內種花回來，手裏折了一枝臘梅。

“風這般大，三兒已回來了，你還望誰呀！”

父親縐着眉這樣哀求她歸去。

“我……我在盼望我的鳳兒歸來，雖然今天是二十九了，但我想在今天或明天她一定會歸來……聽三兒說，他留下十五元在南京給她用，如果她堅欲歸家在同鄉劉唐先生處也可借到路費。那麼她……她！一定會……會回——來，不致……不……致使她的老父母……時……時時盼望。兒喲！你……你快……你……快快回……回來呀……！”

母親，你放聲大哭時，我已從夢中驚醒了！

頓時我的呼吸短促，四肢發抖，冷汗淋漓，而淚已濕枕被矣。

親愛的母親喲！我為什麼不歸來？不在豪華大舞的時候歸來？明知你和父親是風燭殘年，髮白齒

禿。你們蠟了的黃皮，昏花了的目力，蘆葦般的身軀，微弱的氣力……怎經得起傷心來摧殘，悲哀來襲擊。你們盼望在外的兒子歸來，但是呵，母親，我不能歸來，任你如何熱望，也望不見你的鳳兒歸來。母親，這絕對不是我的殘忍，乃是……母親喲，乃是萬惡的封建勢力阻止了我。

母親，父親的信是何等傷心：“歲暮矣，兒子歸來！歸來與爾父母度歲。設汝今歲不歸，明歲安知有無父母？……”唉！母親，我昏倒了！父親的話大概是這個意思，還說了些什麼更傷感的話，我沒有勇氣往下讀了……

本來第二次去南京時，三哥就對我說：“今年無論如何你要回去過年，明正初間我包你能同我出來。”

“三哥，請你！要提到回去，來刺我的心！”我含着淚說。

“你不回去，傷父母的心；回去，傷你的心。到底我現在是顧到你還是顧到父母呢？……”

“.....”

“而且”你，三哥，你顫聲接續下去：“你是青年，將來的幸福的日子多着呢，最後的勝利既歸於你，目前稍受點苦有什麼要緊。父母是這樣老了，他還有幾多苦給我們受呢？……唉！妹妹，你……你還是和我回去吧！……”

三哥，想必你還記得，記得我痛哭的情景！

自從那次以後，回去與不回去，兩者交戰於心，及到你歸去的前三四天我才決定：今年決不回去！

三哥，你當然知道我不願回去的苦衷。你允許替我在母親面前解釋一切。三哥，你解釋後的成績怎樣？得到了母親的諒解不？

我知道父親不比母親，不比母親的固執，專制強蠻，不講道理。父親是知道我的，他了解我的心情，體貼我的苦痛；自從二哥死後，他更認清楚了一切。他不勉強我，什麼都任我自己處理。但是，母親，親愛的母親啊！我的一生已由你支配了！我的

青春，我的快樂，我的幸福，我的前途；我的勇氣，我的壯志，我的熱情……已完全為你而犧牲了！！母親，我的可寶貴的一切已完全為你而犧牲了！！

你是掌管禮教的法官，你判決的罪案，兒女不能有半句聲辯，只能唯命是從。母親，親愛的母親，為了怕人說話，為了維持封建的家庭，你寧肯犧牲兒女的性命，而不讓“自由”玷辱了家門。所以，無論是牢獄，是殺場，你總驅着他們進去，只要能博得里巷士劣貪污的讚美。母親，時代已經不是你青年的時代了！新的怒潮，已淹沒了舊的一切。你只能干涉你的兒女，却不能管理別人，更不能阻止時代的進化，革命的怒濤！

母親，兒子始終是愛你的，永遠愛着你的！雖然，你給我一切苦痛，一切壓迫，你奪去了我青春的生命，你鑄成了我終身的悲哀，但這不能怪你，絲毫也不能怪你。母親，你不是含着淚對我常說過這樣的話嗎？“……社會不是我們的，我讓你自由，他們不允許。你是在外面的，出了門，便是你的世

界，可以不管他們，只有我。……唉……兒啊！……只有我一年三百六十日，日日在家，有什麼醜給他們傳說時，你想我怎堪入耳……兒啊，你替你的父母想想，爲你的父母爭口氣，使你的父母好好地過完這幾年的衰老生涯，以後……以後我們死了時，讓你們去大鬧自由好了！……兒啊，你知道你母親說這話的痛苦嗎？……”

母親，一切都不是你的罪過，你在鄉間的痛苦，我完全知道，完全知道！

母親，你的兒子自從逃命出來，沒一刻不想到解除自身的痛苦，母親的痛苦，以及幾千幾萬在封建勢力支配下青年男女的痛苦，母親，你不要聽了革命兩字就害怕，要知道革命並不是兒子革父母的命，弟弟革哥哥的命，而是根本推翻整個的舊社會，掃盡一切惡勢力！譬如你如果不是住在鄉間，而是在上海，或者在小的長沙，對於時代的認識，你一定要高深得多，自由的意義，也會完全了解。母親，而且你若離開了鄉間，什麼對於我們不滿意

的話也聽不到，一句也聽不到，因此，親愛的母親呵，我只想弄個炸彈將整個舊社會炸燬。母親，兒子正在學習，學習革命的技術和經驗。爲了母親，爲了我，爲了與我同命運的人，爲了比我更苦的被壓迫民衆，我不能不獻身革命！母親呵，請你不要害怕，革命雖然帶着危險性，有時會送掉自己的生命在敵人手裏，但這是免不了的犧牲，而且是每個革命者所樂意的犧牲。自己不去流血，誰去流血呢？母親！

親愛的母親呀！我雖作了你們的逆子，禮教的叛徒，但究竟我是舊社會的破壞新社會的創造者。即使沒人知道我，我也可以驕傲一生！母親，我不像平常的女子，在你以爲不幸，生出了這麼一個怪物，或者怨恨自己不該送我讀書（爲了悔不該送我讀書，你不是痛哭過四五次嗎？母親！）但是，這怪物出在我們偏僻的故鄉，尤其出在我們詩書禮義之家裏，母親，我要感謝上帝，感謝他使我降生於你的懷中。你，母親呀，你有一個這樣別人沒有

的女兒，應該很驕傲很快活呀！

自從離開了你溫柔慈愛的懷裏以後，我就開始了別人以為不幸的飄泊生涯。我經歷過許多離奇生活，飽嘗過社會給與我的一切苦痛！十幾枚銅元一天的生活，吃燒餅，油條，紅薯，包子的生活我過得比任何有錢人都要快活！現在我身上穿的薄棉襖是克勤給我的她三年前的舊衣。褲，也是薄薄的夾褲。鞋襪，更沒有什麼冬夏之分。做被窩的錢，是朋友F君給我的。母親，親愛的母親，你不要以為這種生活就是苦，不！一點不苦，絕對不苦！假若我過的是享樂生活，那才真苦呵！沒有意義，每天只像肥豬般的吃了又睡，睡了又吃的的生活，不是人過的，他比肥豬還不如。母親，你和父親是嘗盡了艱難困苦的滋味來的，我的能忍受一切的精神，也許是受了你們遺傳的影響吧？

母親：父親希望我“史蹟爾台祈異日，”朋友們也都勸我努力讀書；將來或者對社會有半點什麼貢獻，但是，母親呵，讀書錢誰供給我？大哥只能顧

到他自己和他的妻子。三哥除了負擔家庭外還要供給他朋友及窮學生的費用。允許負擔我到大學畢業一切費用的二哥，偏偏又死去了！我的好朋友們都像我一般地窮，甚至有時還要以別人給我的錢接濟他們一點。母親，你看我是這樣的環境，那有求學的機會？今年在A大混的半年，學費是免的，膳費是三哥和T還有S三位共同負擔的。唉！明年，母親呵，明年我將怎樣？

三哥希望我做點事，我也知道了無可奈何時只有去做點事以維持目前的生活，但是我有什麼學識？什麼能力去做事？我像一個孩子，什麼事都不懂的孩子，對社會一切根本不會應付，尤其像現在中國的社會，沒有我插足的餘地。母親呵，我將怎樣辦呢？我的前途，到底還有一點什麼希望沒有？

自從離了師範，我沒有安心讀過書，因為對於日常生活時起恐慌的我，要想專心讀書是辦不到的，這也許是我的大缺點，不能在艱苦中力學。但

是，母親，別的事我是做了的，奮鬥的精神我是只有一天天增長的！

將來，將來我的出路是做工，無論工廠的工，家庭的工，學校的工，機關的工……什麼工都可以只要是我願意的，只要是我做工的目的在於解決自己生活，改造社會，隨便甚麼苦工都可做。母親，兒子是認識了“勞工神聖的人，”不像別人以為擦地板倒馬桶就是下人的職務。要知道將來的社會，就是勞動的社會。不做工的無飯吃，什麼人都要生產。母親，你是終身過着勞動生活的人，現在應該與父親休息休息，過幾天清閒生活呀！

母親，兒子讀的書冤枉讀了，不但沒替你們爭氣，弄幾個錢來孝敬雙親，反而使你們時時爲我受苦，嘔氣，傷心！母親，在你熱望着今天或明天歸來的兒子，已經不能歸來了！而且在沒有得到你的完全了解與我的苦痛沒有解除以前，我將永遠不得歸來！母親啦！你真的想見你的兒子嗎？你下個最後的決心……那時我便歸來了！歸來倒在你的懷

中了！

母親呵，記着，未來的世界是我們的世界，你的兒子正在爲着未來的世界而努力！而鬭爭！

母親呵，記着，萬惡的封建社會，眼前就會消滅了。

呵，舊的，黑暗的，消滅！

新的，光明的，產生！！

黑夜過了

明天就是烈火似的太陽，

出現東方，

普照宇宙！

親愛的母親，兒子的靈魂隨着這親愛的呼聲歸來伴着你們過年！

母親，你的愛兒，就立在你的前面！

.....

K.L.先生，我已經忘記吃飯，此刻也不知是什麼時候了，電燈雖是我開燃的，但沒有看錶，不知到底有幾點鐘了。寫這信僅僅停過一次筆，那是因

我的情感緊張起來，不能繼續下去，恰好房東的女兒來，要我講故事，我講了半點多鐘。她出去之後我又寫了今天的日記，後來也不知什麼時候開始寫這信，現在我感覺手腕有點酸痛，不高興寫下去了！先生，你看這封信可以放在那部小東西的後面嗎？如果不能（那是說那東西已經印好，再不能插進去了。）請就在春潮四期上面填空白好了。雖然我要完成給S妹的信給你，但天曉得我幾時才得寫成呵！

K.L,先生，我沒有勇氣去讀這封信，請你代我過細看吧。

桌上的錶快九點了，火久已熄滅，前樓的住者正拉着“*How Can I leave thee,*”歌聲是異常淒楚，哀怨，傷感。我不願聽，也無心寫了。先生，這封信完了，我可安然睡下了。最後我希望有一天你跑到我住的地方來，我指着一位那樣慈善的老人介紹給你：

“這是我的母親，剛從湖南來的！”

祝：

過着快樂的年！

海上的登

一九二九，二·八，晚九點寫完。

出發前給三哥的信

親愛的三哥：

你爲甚麼許久不回我的信？我很久想買書寄給你，可是那裏有錢呢？我在武漢沒有相當的熟人可以借，雖然鴻是二哥的好友，我們很革命的同志，但我素來的皮氣是不願意向別人借東西的，而且自從你說了“革命者，不求人，只求己。”的話以後，我更不敢向別人有什麼要求了！親愛的三哥，我們每月的二元四角又拖欠不發，發下了又因四

三慘案，援助上海罷工等捐去了許多，剩下的就只能買一點信紙信封和牙粉了。三哥，翔雲接着翰藩的信，說他沒有錢，你也沒有錢，哥哥，我們真是“無產階級”了！我近來過的生活很痛快，因為像這樣受經濟壓迫，我是生平第一次，其實這點能算是壓迫嗎？我有衣裳，有飯吃，有很好的房子住，還說受到什麼壓迫嗎？祇有整千整萬流離失所，餓殍凍餒的痛苦民衆，整天勞苦工作而不能救活兩人的工農，才真是受經濟的壓迫，萬惡的經濟壓迫啊！

你給我接相的那塊錢久已用完了，幸而這次我在楊區隊長那裏借來一塊錢把相片接來，同時還加洗了兩張，現在我付兩張給你，請你替二哥保留一張，因為我不能給他了，我要開往河南去了，我要上前綫去了！親愛的三哥，所謂流血犧牲的時機到了！三哥，你不要驚奇，讓我很簡單地報告你我去的原因吧。

我們的學校是黨辦的學校，所以一切都要服從黨的命令，這次中央黨部下令要我們在兩百

餘人中選出了五十個身體強壯且能做宣傳工作者出發，三哥，我已被選了，還有翹霄，也補上了一位同學的缺，稻田的同學有好幾個也願去，而且和我上了好幾天的醫學常識了。

親愛的三哥，我這次的出發，認清了出發的目標，我決不是爲慕虛榮而參加北伐，我是決不爲升官發財而參加北伐，我決不是想出外瀏覽風景而參加北伐，我決不是因受了什麼壓迫或刺激而參加北伐，願意犧牲我的身體；更不是受一時的情感衝動——革命的情感衝動而參加北伐，我實在是因爲我確實認清了我出發的目標，所以才敢不顧一切的往血路奔去！別了親愛的骨肉，親愛的朋友，往血路去！

三哥，我認清的目標是什麼？（1）我們去看縫傷兵，我們要使他精神所得的安慰，甚過肉體所受的創傷，我們要使他因得着我們溫柔的安慰而忘了劇重的痛苦，鼓舞着他們的精神前進！要使他因我們的宣傳，更增進革命的決心，提高革命的勇

氣，而去“負傷殺敵。”要知道我們救一同志，即殺一敵人，所以我去第一個責任，就是不辭勞苦，不怕困難，去慰勞士兵，勸導士兵！（2）在這第二次的北伐，也就是完成國民革命最後的一次北伐當中，我們宣傳的工作是很重要的，我們要使所有的民衆都參加革命，非有廣大的宣傳是喚不醒他們的，所以我們此去，沿路要做宣傳工作，不但只喚醒農民，喚醒工人，使他們熱烈地參加革命以期北伐早日成功，同時還要喚醒婦女，使她們明了自己所受痛苦所受壓迫的來源——封建社會和經濟制度的壓迫——使她知道自己的力量，使她知道自己是個人，應該過人的生活，因而要自己起來解放自己，救出自己，所以她們要參加革命。誰也知道婦女問題是社會兩重大問題之一，婦女運動是社會革命的一部份，欲求婦女解放，非待整個的社會革命成功後不能實現，我們要想做‘人’，就要拚命地自己起來奮鬥，打倒壓迫我們的敵人，推翻一切束縛我們陷害我們的一切制度，所以我們此去

第二個責任便是做解放農工及婦女的工作！尤其北方的婦女，急待我們去宣傳去組織！(3) 重大而有價值的世界革命之中心運動——國民革命——爲甚麼女子不參加呢？法國大革命有很多婦女担任救護，俄國革命有不少的婦女在戰場上犧牲，戰場上流血。中國女子數千年來盡在重重壓迫之黑暗牢獄裏，過的牛馬般的生活，她們是奴隸的奴隸，人類的可憐蟲，所以我們此去，一定要以我們鮮紅的血液洗盡中國女子數千年來之污點！要以我們的頭顱，換取人類的幸福——自由平等的幸福。

親愛的三哥，出發的日期已經定了，不是三號決是四號，昨天全校同學開歡送大會，各大隊代表演說都是希望我們努力，我們奮鬥，我們犧牲；三哥，我相信你一定也是這樣希望的。我真快活，我能這樣跟隨勇敢的戰士們直接加入革命的戰線，是多麼痛快呵！

親愛的三哥，我的生命已交給羣衆了，我祇能

爲羣衆而犧牲，因此我對於父母的愛女，兄弟的愛妹底生命，是不顧惜的，而且一點不顧惜的。但是親愛的三哥呀，請你萬勿將我出發的消息告訴父母，尤其不要使母親知道，因為她知道了一定會……唉！三哥，我不忍往下說了！母親爲了我們不知受了多少悶氣，負了多少‘心傷’！尤其她疼愛的女兒——我——這次不告她來當兵，使她精神上受了重大痛苦！唉，慈愛的慈母呀！我何嘗不知你的心，你是愛女兒的心，但我爲了要負擔革命的責任，負擔解放痛苦民衆的責任，負擔創造光明自由平等社會的責任，所以只得別了親愛的父母兄弟而來此！親愛的三哥，我去了，我一月後定能凱旋而歸，定能回到湖南與你痛飲高歌！萬一我犧牲了，你千萬不要爲我難過，你要將我有意義有價值之犧牲告訴母親，安慰她，勸她千萬不要悲傷，不要痛哭，不要憂愁，祇要她對着我這次寄歸的相片說聲：“我的愛兒，我心肝，已爲痛苦的民衆而犧牲了！”我便得着安慰了，得着幽魂的安慰了！

親愛的三哥，明天是父親生日，我預備今晚寫信給他拜壽，但我決不告訴他我去河南的消息，也許他接到信時，我已安抵河南了！

親愛的三哥，別人說河南在很恐怖的時候，但我們是要由河南直搗幽燕的，我在路上只要有時間有機會一定能寫信告訴你。三哥，你等待着吧。

親愛的三哥，你的信還不來我一定接不到了。最後的希望，望你常常寫信回去安慰父親和母親，至於我將來怎樣通信，下次也許有機會告訴你。

親愛的哥哥，我很快活的能和勇敢的戰士們在一起與敵人拚命，呵呵，快活呀！快活呀！親愛的哥哥，望你由空中轉達“努力”“奮鬥”“犧牲”的聲音給我！

敬致：

革命敬禮！

你唯一的妹妹：冰瑩。

一九二七，四，三十日。

給女同學

諸位同志：我們現在正式的武裝了起來，直接的踏上了革命之途，我們的生命都交給了黨和人民，我們的鮮紅血液都準備着為無數萬萬的痛苦民衆而流。

我們現在入校將有三個星期了，在這短短的期間裏我看出了我們百八十餘人的精神，我們的精神怎樣？固然有很多是勇敢的，謹守紀律的，耐勞忍苦的，然而精神渙散，越紀律，怕痛苦的也就

不少。這種現象我們此刻不能加以奇責，因為從前我們在中學，師範，或大學讀書的時候，當然沒有經過這樣嚴格的紀律與訓練，我們的起早與每天的操練當然是我們生平初次的功課。我們破天荒來嘗軍隊生活之滋味，難免沒有少數人感覺痛苦，但我始終佩服我們的姊妹不因受苦而逃走。

當我以前看到學校門首佈告着學生因逃走而被開除的時候，我心裏這樣想：他們初進來爲什麼就逃走呢？難道裏面真苦嗎？那麼我們將來怎樣呢？……我雖下了吃苦的決心而來此，不知所有的女同志都能吃苦嗎？假使他們身體弱，又怎樣呢？……種種思潮總是在我的腦海裏縈環着，同時知道我的人，都說男學生尚且私逃，你們更不知道怎樣害怕了。

到校這久了，還沒有人‘開小差’，這事我很可以對向我說話的人——說我們會私逃的人——驕傲，證明他猜想之錯誤！但我想我們這多人中間沒有一個人逃走的，其原因不外：

1. 學校優待女生，訓練不甚嚴格，學生不大感覺痛苦。

2. 因受壓迫太深，下了革命之決心，雖稍受苦也甘心忍受。

我說了一大堆嘮嘮話，還沒有談到本題來，現在要開始說正話了。

‘中央軍政校女生隊是開中國女子軍事的先鋒，也是開世界各國的先鋒。’這幾句話在初入校的那兩天是常聽到各長官們說的。我當時很驚訝，真的，我們穿武裝也是開世界各國的先鋒，我們革命也是開世界各國婦女實際參加軍事革命的先鋒——雖然俄國十月革命有不少的女子參加，法英各國革命也有少數女子在內。但我們將來終是為全國甚至於為全世界被壓迫的婦女求解放謀自由的先鋒，所以我們的地位特別高，負的使命特別大！單就中國的婦女來說，女子占全國二分之一以我們一百八十三人去除，平均每人要負擔一萬零九千二百餘人之責。親愛的姊妹們，你看我們應當

怎樣努力，做一個二萬萬婦女中之模範，引導她們向革命的道上走來，所以我希望我們：

(一)認清我們求學的目標。我們從數百里或數千里外跑到這裏來進中央軍政校做什麼？我們把從前很安閒很舒服的學生生活拋了，甘願過勞苦的，機械的生活到底是爲的什麼？我們應該很清楚地知道，我們來學軍事，是爲時代的要求，現在的時代是什麼？是革命的時代，革誰的命呢？革帝國主義與軍閥的命，革土豪劣紳貪官污吏買辦階級的命，革一切封建社會制度的命！我們來學軍事政治的目的，在學習革命之理論和策略，鍛鍊我們的身體，團結我們的精神，統一我們的意志，使我們爲婦女解放之領導者，領導她們都參加我們目前所需要的國民革命。所以我們要作個完全的模範革命女軍人。我們要：

A. 除去浪漫性，服從紀律。隊長時常說，我們應該要剷除以往一切的浪漫習慣，絕對服從軍紀。是的，這兩句話無論誰也應該時時刻刻記着，而且

時時刻刻要實行的。我從前在師範學校的時候，過的那種浪漫生活恐怕誰也想不到是個甚麼樣子，大概知道我的朋友都說我來這裏過不慣這種束縛生活的。胡說，他們終於失敗了，我自到這裏來身體胖了許多，精神比以前愉快得多，爲什麼？因爲入校的那天，除去了十餘年來的便服，穿上了革命的武裝，帶上了革命冠冕，在隊長訓話的一刹那，我受了革命的洗禮，把以前的‘舊我’換上了一個整個的‘新我’，所以我願犧牲已往的浪漫性，願犧牲我個人的自由，個人的快樂；絕對服從團體，過那如鐵般的紀律生活。親愛的姊妹們，我們來革命是處處要犧牲個人幸福的，我們的生命將來尚且要犧牲，何況我們一點浪漫習慣還不能改變嗎？

中山先生說因爲中國人民只愛個人自由，不願及團體，所以外國人說中國像一盤散沙。又說要團體得了自由之後，個人才有自由。沫若先生說得好：‘我們每一個人像些零碎的鐵片，我們應該要把許多碎鐵溶在一個大的爐內。’（註：大意如此，

原文我忘了。)這就是說我們要犧牲個人的自由，個人的意志，求團體的自由，求團體的意志統一。親愛的姊妹們，我們的生命是交與黨的，所以要服從黨紀，學校是在黨的指揮下成立的，所以我們要服從學校一切很嚴格的紀律。總之，我們革命首先從自己下手，一切不良的習慣，不正確的思想，不規則的言語行動，都要重新改造，洗個乾乾淨淨另換上一個服從紀律，思想革命化，言語行動聽黨的指揮之‘新我’。

B. 去虛榮心。‘虛榮心’這三個字是很複雜的，有精神上的虛榮，有物質上的虛榮。第二種我們已經革除了，因為武裝起來的原故，種種華美的衣服帽鞋都不能穿。連少數愛美的同志們打粉敷胭脂的行為都被禁止了，這固然是很好的現象，然而終久是女子的恥辱呵。(聲明：我們既是個革命時代的女子，應當自動革除去虛榮心，不裝飾，為什麼要官長來干涉呢?)

至於第一種虛榮，我不敢絕對斷定我們有，或

者沒有，但據我過去的觀察，以及從心理上之推測在將近二百人中間總有最少數虛榮心的，譬如‘時髦的女軍人’‘婦女革命的領袖’將來的‘女政客’‘女官僚’以及英雄豪傑的思想難免沒有。如果是這樣，那麼請快點滾開去，不要站在中央軍政校的圈子內，因為中央軍政校是養成革命人材的學校，絕對不容有想昇官發財者在內的。我們不要以為在中央軍政校畢了業之後，在社會上一定能佔個高的位置，在婦女中能做個偉大的領袖。我們要知道革命軍人是不能有一點虛榮心的，因為虛榮心是替自身打算的，替自身謀利益的。專為自己着想的人，一定是忘了民衆，不顧及民衆的人，我們正要打倒他，自己既是個革命軍人，難道還要別人來打倒嗎？

C.去女子習性。所謂女子習性者，就是依賴性與精神衰弱之表現。我們所受的教育，所受的待遇與男生平等，我們的工作也應該與他們平等，我們自己千萬不要表示我自己是一個女子，要求學校

對於我們管理規則特別放鬆。換句話說，我們不要學校優待我們，因為‘優待’是他們可憐我們，以為女子弱於男子，做事不能和他們一樣，受苦不能和他們一樣，所以對於我們不得不憐念。試問革命軍人是受人憐念的嗎？我們要拿出百折不撓的精神來，我們要接受學校一切嚴格的訓練，我們做和男生一樣多的工作，我們要忍苦耐勞，要除去男女界限，同時希望學校的當局者也不要特別優待我們，因為要想做個真正的革命軍人非經過一番磨練，受很多苦痛是不能成功的。

(二)做個革命的實行者。革命不是在口頭上喊幾聲所能做到的，更不是紙上寫幾個‘犧牲’‘犧牲’‘流血’‘流血’就算完功的。我們一切的革命空談當然是很容易，祇要是有了小學的程度誰不會說‘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封建制度，為民衆而奮鬥……’等話呢？其實他們（或她們）真的實行了他們的言論嗎？我恐怕唱高調的比實行的要多兩倍以上。所以我們不要做個唱革命的高調

者，應當做個革命的實行者。我們的實行，第一步從自己改革下手，養成個完全的革命軍人。第二步脫離封建制度的家庭。第三步實際去做婦女運動工人運動農民運動等。須要我們流血的時候，我們就真正去為民衆而犧牲。

(三)不要忘了我們的痛苦。我們有些甚麼痛苦呢？這是應該很清楚地知道的，我們同是中國人，當然受帝國主義的略侵與軍閥的宰割。但同時還有比這更厲害而且直接致我們死命的宗法社會思想舊禮教束縛我們。所以我們是人類中最痛苦的一種，我們在這個時候，千萬不要忘記了我們是被壓迫者，更不要忘了現在正在壓迫中掙扎的女同胞。我們莫以為自己跑上革命的途上來，就得了解放，以後就可不顧一切了。要知道我們出來，一方面雖是自己求解放，但是革命之真意義，是為大多數民衆求解放謀利益的。所以如果多數女同胞的痛苦沒有解除，就是我們的壓迫沒有解脫，我們婦女解放的口號永久不能實現。因此我們要時時

刻刻記着我們自己和別人所受的痛苦，而時時刻刻想方法去解除。

(四) 不要忘記中國從前婦女運動之失敗。中國的婦女解放運動，在三四年前可說是鬧得天翻地覆，但是她們終於失敗了，這是什麼原故？因為她們鬧的是參政運動，她們沒有參政的資格，偏要想和男子一樣地去升官發財，她們那裏知道婦女解放之真意義呵。‘解放婦女’，是要所有被壓迫的婦女從萬惡的專制的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的社會裏脫離出來，試問以前做婦女運動的顧及大多數被壓迫的婦女沒有？她們只謀本身的利益，忘了民衆的要求，這種少數的資產階級革命，當然不能成功。事實和經驗告訴我們，革命是要大多數參加才能達到成功目的的，所以我們要喚醒農村的婦女，工廠及一切被壓迫的婦女一同奮鬥，一同站在革命戰線上奮鬥。如此，我們數千年來被重重壓迫的婦女才得解放，我們的革命才得成功。親愛的姊妹們。‘前車已覆，後車鑒之’，我們都把革命的空氣，

傳到無產階級及被壓迫階級中的婦女吧。

姊妹們！學校用勞動者的血汗換來的種種供給我們，大至被褥衣服，小至一針一線。我們得了這樣的培養，應該要怎樣努力才不辜負勞苦羣衆的血汗！我們應該要怎樣努力，才能負擔這解放婦女參加革命的重大的使命！

一九二七，二，二四，夜八時四十分，於第二教室。

革命化的戀愛

戀愛與革命這個問題，在頑的時候也曾和同學談論過，得到的結果是分爲贊成革命的人戀愛，與不贊成革命者戀愛兩種。第一種人的主張是說：“戀愛與革命是並重的，因戀愛是解決性慾的問題，而革命是解決人的生活問題（他們并引‘飲食男女，人之大慾存焉。’的話來證明戀愛之重要。假如說在革命時代不應當談戀愛，然則要留待到什麼時候呢？革命成功以後嗎？知道他到什麼時候成

功，難道在這漫漫長期的革命過程中，真不能談戀愛嗎？”又說：“我看見有許多因為沒有找到愛人的革命者，常常在工作上不努力，假使他得了一個愛人，精神有所安慰，那麼他一定會努力革命的。”第二種的主張說：“戀愛是私人的事，革命是眾人的事，戀愛與革命至少有九分之九是有衝突的，為什麼？大凡沉醉於戀愛中的男女青年，對於革命是不大努力的，因為他（或她）祇知享受‘愛的甜蜜’‘愛的快活’‘愛的幸福’，那裏還顧到痛苦呻吟之民衆呢？而且與愛人通情書，遊公園，上酒樓，這種種根本是妨礙革命工作的，所以我們如果要專心於革命，真正努力於革命，就非除去戀愛的思想不可！”

閱者同志們，你們還是贊成那一種主張呢？至於我雖是個小孩子，不懂戀愛是什麼的小孩子，但我可以拿出幼稚的主張和思想來說一說，當然在這‘說一說’的當中一定有許多使大人們哈哈大笑的話。

第一種主張我們不能批評他是錯誤的。的確，如

果要說等革命成功後才講戀愛，知道他要到什麼成功呢？簡單一句話：“在革命期間不是絕對不能講戀愛的，但是戀愛須有‘革命化的戀愛’（註：此語意義容後說明）”至於第二種主張我是絕對贊成的。說這句話，也許有人笑我：‘你真是個小孩子，那裏懂得戀愛之重要呢？’也許有人反駁我說：‘戀愛不至於像第二種人所說的那樣有害革命。’是的！革命的戀愛者，未必……上酒樓，遊公園，通情書以妨害工作。但是我們現在看，多數的革命者爲了戀愛，確實要減少許多勇氣，降低努力程度的，他在緊張的工作裏若想起了他的愛人，一定會爲她而放棄工作。這有甚麼證據呢？自然我們所以用理論和事實推得出來的，譬如我在文學堂讀書的時候，家庭觀念沒有打破，我時時記掛着愛我的慈母，腦海中祇有母親的影子存在，每週至少要寫一封甜蜜，纏綿的長信回去，要求母親有東西我吃，並預備我回家時一切遊戲用具與食品，到了學期考試時我不管成績不成績，一心繫念家庭，祇等

考完，就立刻回家享天倫之樂去了。現在我完全打破了家庭觀念，認清了人生之意義，不管慈母之懷如何溫暖，懷中之夢怎樣甜美，我一概不留戀。雖然離開千里外的慈母有一年多了，但我絕對不想回去；因此我能澈底我革命的思想，確定我革命的人生觀，努力我革命的工作；假如我還是和從前一樣，怎能到這裏來呢？由此可知革命者不犧牲家庭快樂與幸福，根本他不能革命。戀愛的甜蜜與幸福，恐怕有時比家庭還要過分，思念愛人的心，恐怕比我想母親還要切，那麼沈醉於溫柔甜美愛懷中的青年，怎能努力革命呢？

戀愛妨害工作，更有一個證明，就是我們全世界無產階級所崇拜所敬仰的社會主義始祖馬克思，他幼年在邦恩大學讀書時爲了想念燕妮，接不到燕妮的情書，於是就害了‘神魂顛倒’的病症，他的學業不但沒有絲毫進步，連精神身體都受了很大損傷，由此證明戀愛確是阻礙我們向上的，前進的。然則我們可以說凡是戀愛者都有妨礙的嗎？我

們就不能講戀愛了嗎？那也不是的，我們要看戀愛者的觀點立在甚麼上面？如果他是‘資產階級’的戀愛，‘文學家式’的戀愛，專以美為條件，而只圖叫幾聲親哥哥，愛姝妹不顧及思想道德種種方面的，那麼這種愛，根本不是革命者所應有的。

被愛神征服的青年，是自投羅網，自沉苦海，自上自殺之途！我的意思，革命者如果高一要談戀愛，不！戀愛不是談得到的，是情感的自然發現就要實行‘革命化的戀愛’，革命化之戀愛是甚麼意義呢？要除去文學家對於愛人的種種觀念，要將愛人平日彈的幽揚琴聲，作‘努力前進’的命令，要將愛人發出來的清婉歌聲，當做‘衝鋒殺敵’的口號。應當因為有了愛人而更努力工作，更努力殺敵，更振刷精神，更提高勇氣！應當把火熱一般的愛情寄託在痛苦的被壓迫的民衆身上，把忠實赤裸之心放在痛苦民衆之心窩裏。高尚純潔熱烈之愛情，在痛苦民衆之血和淚中去表現，那才是有價值之愛情，真正革命者的愛情！

諸位同志：我們試看看痛苦民衆的茅屋，襤褸不堪的衣裳，藜藿蕩草的飲食。再聽聽他們悽楚的哭聲，哀怨的呼救聲。我們肯倒在愛人溫暖之懷裏而不顧他們之一切嗎？我們應當把現在的社會經濟制度根本推翻，組織個很完善很新的社會，不但使大家有衣穿，有屋住，有飯吃，並且要使他們也都過着有愛惜的生活。諸位同志：我們看現在一般講戀愛的人，是不是只有少數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呢？至於無產階級，他們連養生命的飯都沒有吃，那裏能戀愛？許多人說戀愛是無條件的，當然我很承認這話，但是普通一般人的戀愛是有物的條件——經濟的條件——在內的，所以如果說一般人的戀愛成功，就在社會的經濟革命以後。

諸位同志：我想我們如果是個真正的革命者，真正爲痛苦民衆奮鬥犧牲的革命者，一定不會去談戀愛，因爲他的腦海中時時刻刻印着痛苦民衆的印象，他的耳朵中時時聽到痛苦民衆的呼救聲，眼簾中時時刻刻射出殺敵人的火光。因此他祇知

有民衆和敵人，而忘了自己的快樂和幸福。

“從軍日記”的自我批判

冰菱

從軍日記出版後雖然只有短短的兩年歷史，可是我覺得牠好像是一部極陳腐不堪入目的東西，牠在我的腦海中從沒有留下過一點好的印象，隨時隨地我都覺得這是部早已成了過去的東西，因為：今年是一九三一，決不是一九二七那樣的時代了呵！

很久我就想寫封公開的信給批評從軍日記的朋友們，因為他們太推重太過獎從軍日記了，這部

東西的缺點他們從不忠實地指出來！僅僅周寸中君在中央大學校刊上發表了一篇批評從軍日記的文字，他說到日記裏材料的貧乏，多少戰場上血肉橫飛，傷兵慘痛受苦民衆流離失所以及羣衆熱烈參加革命的一切情形都沒有寫，而只是記些似乎給人消遣以革命爲遊戲似的散文外，其餘就沒有見到像這樣直率坦白的批評了。也許朋友們看時忽略了大的壞處而只看到小的好處吧。我覺得那部東西的確是太不行了！現在趁着這三版的時侯，我就嚴格地來一個自我批判，我要無情地赤裸裸地指出在從軍日記裏的缺點來：

1. 沒有系統，這數篇短東西我們如果留心點去看，馬上可發現這完全是些烏七八糟的零碎的斷片，日記太少而雜文太多，這在我是覺得侮辱了從軍日記四個字，然而丟掉的找不到，而我又不想補寫，還有什麼辦法呢？

因爲沒有系統，沒有一貫的精神，所以有些讀者也許記不清作者究竟是什麼樣的思想，換句話

說：從軍日記是代表什麼思想的？這一點可說在思想上的失敗。

2. 沒有組織，沒有結構的，我素來寫文章有一個最大的毛病就是缺乏思索，雖然有時寫一篇論文或小說免不了要費時間去思索，可是寫起來時很少照着原來的計劃寫，而只想到那里便寫到那里，這種錯誤尤其在從軍日記裏表現得特別濃厚，因此如果說從軍日記是小說當然講不通，日記？又有些並不是日記。散文嗎？也應該有組織的。那麼到底怎麼說牠的呢？只好以不成東西的東西名詞加在牠的頭上，雖然滑稽一點，但的確牠太沒有資格列在文章之列了。

3. 從軍日記萬萬裝不上技巧兩個字的。說老實話，那時我還不懂得什麼叫技巧？我不過寫出當時的一斷生活留作我生命史上的痕跡，我夢也沒想到牠會跑到羣衆中來有如此大的影響的。我悔恨，悔恨寫時為什麼不留心一點，不然也許不會弄到如此糟糕！有幾位朋友也曾說到這部東西的技

巧不好，可是我說他們太客氣了，我是要說牠根本不談不上技巧的。

4. 忽略了戰爭和民衆反抗統治階級及他們被壓迫的描寫而只記些輕描淡寫的使人看了發笑像故事類的東西，這並不能使讀者看了感動，反而覺得這些是多麼平凡而空虛。真出乎意料之外，也許因為我是女子的原故吧，讀者們看了竟有大受感動的，我曾接到不少要求和我通信，再要我敘述那時從軍情形給他們她們聽的書信，可惜我以忙的原故，到如今只能給他們一個失望。

5. 只有奔放的熱情，而無堅強的理智。雖然環境的壓迫力太大，但一個以身許革命的人，無論處在怎樣困苦艱難的環境裏他應該只有再接再厲勇猛前進的精神的，而我竟說出“遊戲人間”的話來，真是太頹廢了！

在詩生先生的“讀了從軍日記以後，（長安朝報副刊）有這麼兩句：“在這里邊我們所見的是經過熱烈“追求”以後已經幻滅的冰堡。”我覺得這就是

因了那句遊戲人間而起的，其實我並沒有幻滅，紅色的光明的希望時時在我的眼前閃爍，我是堅信着最後的勝利屬於我們的！因此無論在什麼環境裏，我從沒有過灰心，我常奇怪一般消極的人為什麼不能繼續他往日一般的精神前進。在寫在後面裏所表現的似乎消極的話不過爲應付環境而寫的，自然朋友們不會想到我是爲應付環境而寫。不過和我在藝大同過學的人總知道我那時的行動和說話完全是兩樣的。

總括來說，在文字裏究竟理智的話少，情感方面的話多，一看就知道作者寫時一定是滿腔火熱的熱情而未曾用冷靜的頭腦去觀察某件事體，分析牠描寫牠。

6. 從軍日記絕對說不上革命文學。萬分慚愧，這部東西出版後竟有多少人說牠是革命文學的，甚至譯牠的人也特別高興地爲牠宣傳，其實這不過在無形中，書局受了“恩惠”而已，對讀者我恐怕沒有什麼好處。當美國新畢業的秘書Harry Alan

Potamkin 寫信來要我寄日記去時我堅持着不寄，因為怕給他們以失望；我正在想回信向他們道歉的那天，突然收到了朋友張君自天津來信，他告訴我日記已代我寄去而且寫了以下的一段，我覺得這是很對的，因此也抄在這裡：

“.....It is not a good book, from the workers art point of view, but it can show you some pictures of the birth of a new nation and the dawn of a new day for China which were dreamed by the Chinese youth at that time. All these hopes have now evaporated into thin air. As the revival of China Revolution is approaching us in the very eve, and the coming revolution will be more different than the one in 1926—27, the book may have a little historical value. Miss Hsieh is inclined to comm-

nicate with you in the future and certainly she will give you her own criticism on the proletarian literature of China.”

的確，這幾篇東西只能說是一點過去時代的殘跡，絕對說不上革命文學，我嘆息那樣偉大的有意義的生活在我年幼的夢憶中過去了，假若現在我有了那樣充實的生活一定會寫出比較有力量的東西出來，然而這些都是廢話了。

一九二七年以後，我曾經過比那還有意義的生活，在艱苦中我負着沉重的使命衝向黑暗的環境，爲着完成歷史的使命，到如今任環境如何壓迫我或自己的生活怎樣窮困，我始終是向前奮鬥着，我自信這精神永遠不會減退，因爲革命已成了我的生活，一天失掉糧，我就一天不能生存。因此假若我把幾年來的生活在鬥爭中得來的經驗與血的教訓寫點出來，未始不是部超過從軍日記的作品，然而寫了能有方法使讀者見到嗎？這是我的恨，憤恨，也是一般與我同命運者的恨，憤恨。

我是太不努力了！文學的園地裏大概永遠沒有我的收穫的吧？我時時不滿意自己寫的東西，而又從來不會想到過我應當用心寫點好的東西。我不滿意中國的所謂革命文學，我覺得那些標語口號似的文章絕沒有辛克萊作品給與讀者的影響大。嚴格說起來中國文壇上在過去與現在還未曾產生過一部有意義的偉大的革命文學作品，這也有原因的。能寫文章的他們有的因為生活的壓榨和工作的忙碌，沒有時間寫。有的雖有某種意識，而缺乏實際生活的經驗，因此寫出來的作品是那樣的深入，與勞苦羣衆不關痛癢，他們她們無論怎樣去努力製造革命文學，但結果仍不免隔靴搔癢，終歸失敗。另一方面的男人女人，他們是從地獄中，火坑內，戰場上打個多少滾來的人，他們的生活自然是再沒有充實的了，他們寫出來的文學才是真正的革命文學，然而他們有的竟連幾個普通的字都不會寫，會寫字的會讀書的未見得他會寫文章。因此文壇上的不幸就此發生了，但是我們不

要悲觀，在俄國也只有一週間，震動世界之十日，第四十一……這類作品產生，中國這時是作戰時代，革命的文人也許都拿槍去了，那麼，我們期待着吧，期待着有價值的革命文學產生。末了我誠懇地希望從事文學的千千萬萬的朋友們努力，努力創造新時代需要的文學！我始終承認筆與槍是一樣大的力量，我們不要輕視文學，但如果想要產生好的文學作品，首先要充實自己的生活，真正打入勞苦羣衆的隊伍，否則，隔著很遠的距離說話，是沒有人能聽到的。

拉雜寫來，不覺也有八頁了，本來想再說幾句，但爲了怕讀者看得生厭，就此打住吧。

一九三一，八，廿八，早八時中在「黑宮」。

目書說小刊新局書明光

長篇 創作	短篇 創作	短篇 創作	短篇 創作	中篇 創作	中篇 創作	中篇 創作	長篇 創作	長篇 創作	長篇 創作
離	春	暗	素	從	熱	柘	愛	明	上帝的兒女們
	之		描	軍	情	榴	之	珠	
	煩		種	日	的		渦	與	
合	惱	雲	種	記	書	花	流	黑	
……	……	……	……	……	……	……	……	炭	……
張資平著	陳炳熙著	王獨清著	張資平著	冰瑩女士	邱麗鐸著	張資平著	張資平著	張資平著	張資平著
……	……	……	……	……	……	……	……	……	……
印刷	五	二角五分	四	五	六角五分	五角五分	精裝一元一角 平裝七角五分	精裝一元四角 平裝一元	甲種一元八角 乙種一元四角

光明書局出版新書之一

- 增訂 中國文學史大綱……………譚正璧著……………四角五分
 中國文學進化史……………譚正璧編……………一元三角
 中國女性的文學生活……………譚正璧著……………平裝一元六角
 模範日記文選……………戴叔濟編……………五角
 文藝描寫辭彙……………錢謙吾編……………印刷
 現代劇作論……………誠之編……………一元二角
 現代文學雜論……………趙景深著……………四角
 墨索里尼自傳……………佩董魏谷合譯……………平裝一元五角
 世界文學名著之一 倫教……………邱韻鐸譯……………一元
 社會進化史大綱……………陸一遠著……………一元
 中國社會組織……………朱家清譯……………一元

